

段忠桥 主编

当代英美马克思主义研究译丛

当今为什么还要研读马克思

[英] 乔纳森·沃尔夫

(Jonathan Wolff) 著

段忠桥 译

 高等教育出版社

段忠桥 主编

当代英美马克思主义研究译丛

当今为什么还要研读马克思

【英】乔纳森·沃尔夫 著

段忠桥 译

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

——一种辩护

【英】G.A.科恩 著

段忠桥 译

辩证法的舞蹈

——马克思方法的步骤

【美】伯特尔·奥尔曼 著

田世锭 何霜梅 译

阶级

【美】埃里克·欧林·赖特 著

刘磊 吕梁山 译

马克思的生态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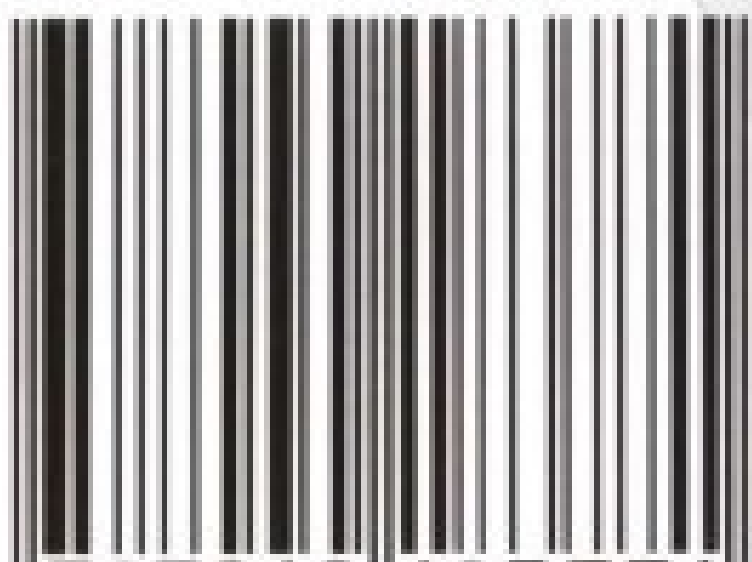
——唯物主义与自然

【美】约翰·贝拉米·福斯特 著

刘仁胜 肖峰 译

刘庸安 校

ISBN 7-04-018377-3



9 787040 183771 >

定价 7.80 元

段忠桥 主编

当代英美马克思主义研究译丛

当今为什么还要 研读马克思

[英] 乔纳森·沃尔夫

(Jonathan Wolff) 著

段忠桥 译



高等教育出版社

图字：01-2004-3050号

© Jonathan Wolff 2002

Why Read Marx Today? was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English in 2002. This translation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and is for sale in the Mainland (part)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only.

《当今为什么还要研读马克思》，原著以英文在2002年出版，本翻译版由牛津大学出版社授权出版并仅限于在中国大陆销售。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当今为什么还要研读马克思/ (英)沃尔夫 (Wolff.J.)
著; 段忠桥译.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6.3
ISBN 7-04-018377-3

I. 当… II. ①沃…②段… III. 马克思主义-研
究 IV. A8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03665 号

出版发行	高等教育出版社	购书热线	010-58581118
社址	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4号	免费咨询	800-810-0598
邮政编码	100011	网址	http://www.hep.edu.cn
总机	010-58581000		http://www.hep.com.cn
		网上订购	http://www.landaco.com
经销	蓝色畅想图书发行有限公司		http://www.landaco.com.cn
印刷	北京北苑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畅想教育	http://www.widedu.com
开本	880×1230 1/32	版次	2006年3月第1版
印张	3.75	印次	2006年3月第1次印刷
字数	90 000	定价	7.80元

本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质量问题,请到所购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物料号 18377-00



译丛总序

20世纪70年代以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出现了一个明显的变化,这就是其研究的主要地域开始由西欧大陆向英美转移。这表现在,出现于20—30年代、兴盛于50—60年代的根植于西欧大陆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开始走向衰落,而在英美这两个马克思主义研究多年受压制从而少有作为的国家,却开始不断涌现新的颇具影响的马克思主义流派或理论,并逐渐取代西欧大陆而成为当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中心地域。对于这一变化,西方学者极为敏感,早在1983年,英国新左派代表人物佩里·安德森就指出:“在过去10年中,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地理位置已经从根本上转移了。今天,学术成果的重心似乎落在说英语的地区,而不是像战争期间和战后的情形那样,分别落在说德语或拉丁语民族的欧洲。”^①翻阅一下近30年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马克思主

^① 佩里·安德森:《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东方出版社1989年版,第24页。

义研究的相关文献,人们可以发现,自70年代以后,在整个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占据主导地位的已是英美的马克思主义。

70年代以后出现于英美的马克思主义虽然同根植于西欧大陆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有着这样或那样的历史联系,但却具有三个显著的特征:

第一,研究的主题转换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出现于俄国十月革命以后和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开始走下坡路之前的西欧大陆,其主要目标是探索一条不同于俄国的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实现社会主义的道路。这种背景决定了其理论研究的两个主题,一是批判现存的资本主义制度,二是批评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英美的马克思主义则是在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已开始趋于解体和资本主义加速全球化进程的背景下出现的,因而,它更关注的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如何走向社会主义和如何应对资本主义在全球的扩张。

第二,研究的领域扩大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大多与所在国的共产党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由于他们所在国的共产党在政治上都追随苏联共产党,这种情况迫使他们的研究大多限于远离政治的哲学领域,其研究成果大多是艰深晦涩的哲学论著。相比之下,英美的马克思主义者是在60年代的新左派运动背景下成长起来的左翼知识分子,而且大多是各个学科的知名学者,因此他们的研究领域不再限于哲学,而是扩展到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生态学等众多领域。

第三,研究者之间的联系加强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一个特征是其代表人物之间彼此缺少理论联系,各讲各的理论和主张。英美的马克思主义则不同,其代表人物之间在理论上的联系非常密切,这不仅表现在他们在理论上的相互沟通和借鉴,而且更表现在他们经常围绕某一问题展开激烈的争论。

我认为,英美的马克思主义代表着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新阶段,无论从理论意义上讲还是从实践意义上讲,它们无疑都应成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主

要对象。鉴于我国学者目前对当代英美马克思主义还缺少了解,我于2003年8月向高等教育出版社思想理论分社社长马雷同志提出了出版一套能反映当代英美马克思主义研究最新成果的译著的想法。这一想法很快得到了马雷同志的积极回应和高等教育出版社领导的大力支持,因而也就有了这套丛书。

当我决定着手主编这套“译丛”时,所考虑的第一个问题是如何保证所选的著作能充分代表当代英美马克思主义的最新研究成果。本人虽然多年从事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对英美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历史和状况有较为全面的了解,但仍担心由于缺少直接而及时的信息而出现选择上的失误。为了避免这种问题的出现,我写信给英美的四个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即英国肯特大学政治学教授戴维·麦克莱伦、英国伦敦大学学院哲学教授乔纳森·沃尔夫、美国纽约大学政治学教授伯特尔·奥尔曼和美国布法罗纽约州立大学哲学教授詹姆斯·劳勒,告诉他们我要主编的这套译丛,并请他们各列出20本他们认为最能代表当代英美马克思主义最新研究成果的著作。这套译丛中的大多数著作,都是在参考了他们的意见之后选出的。

希望这套丛书能为我国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做出贡献。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 段忠桥

2005年12月8日

郑重声明

高等教育出版社依法对本书享有专有出版权。任何未经许可的复制、销售行为均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其行为人将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和行政责任，构成犯罪的，将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为了维护市场秩序，保护读者的合法权益，避免读者误用盗版书造成不良后果，我社将配合行政执法部门和司法机关对违法犯罪的单位和个人给予严厉打击。社会各界人士如发现上述侵权行为，希望及时举报，本社将奖励举报有功人员。

反盗版举报电话：(010) 58581897/58581896/58581879

传 真：(010) 82086060

E - mail：dd@hep.com.cn

通信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4号

高等教育出版社打击盗版办公室

邮 编：100011

购书请拨打电话：(010)58581118

策划编辑	马 雷
责任编辑	丁艳红
封面设计	王 睢
版式设计	王 莹
责任校对	康晓燕
责任印制	杨 明



目 录

66	史册
84	齐民要术本卷
100	燕京的社会主义共同
110	面本籍义主气共
115	待平
115	言书
115	善美限早
115	命野史册
115	学希益
115	义主气共
115	哲人
115	余章
115	目并内数图卷一版册味译参参
115	原索
115	司

前言	I
导言	1
马克思的生平和著作	4
本书的计划	8
1 早期作品	10
导言	10
宗教	11
历史唯物主义哲学	16
劳动和异化	22
货币和信用	28
自由主义	30
解放	33
结论	35
2 阶级、历史和资本	36
阶级	36

历史	39
资本主义经济	49
向共产主义的过渡	60
共产主义的本质	67
3 评价	73
导言	73
早期著作	75
历史理论	79
经济学	83
共产主义	86
人性	89
结论	91
参考书和供进一步阅读的书目	93
索引	97
后记	107



1907年,意大利哲学家贝奈戴托·克罗齐(Benedetto

1

Croce)提出这样一个问题:黑格尔思想中现在仍有生命力的东西是什么,已丧失生命力的东西又是什么?每隔十来年,都会有人产生对马克思提出同样问题的想法。这样说来,现在轮到我们的了。如果说问题稍有区别的话,那就是,在21世纪初,马克思的思想在多大程度上还有生命力?

我的回答是:可以认为不止一个方面。近几年来,我们可能因假定马克思对我们已无话可说而得到原谅。马克思主义的政权悲惨地垮台了,与此相应,似乎所有应当严肃认真地对待马克思的理由也消失了。柏林墙的倒塌产生了巨大的象征性的反响,因为它常常被认为是马克思主义本身,以及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学和经济学的失败。

但是,在庆贺所谓“邪恶统治”的终结时,我们却忘记了那些受东欧共产主义鼓舞的思想家并不是邪恶的人。相反,他们把自己视为我们的救星。他们以个人的巨大代价,力图把人类从他们认为是

非人道的经济和社会制度——资本主义中解放出来。他们既受到社会应当是什么样子的远见的鼓舞,又受到对现存资产阶级社会错在哪里的描述的激励。这种过于自信的幻想变成了噩梦(尽管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共产主义政权是否是对马克思思想的可靠阐释是另一个问题)。但共产主义的失败并不意味着西方自由民主的资本主义一切都好。正是马克思,而且首要的是马克思,仍在为我们提供批判现存社会的最锐利的武器。

我们可以把马克思视为当前的反对资本主义运动的创始人。当然,现今的情况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例如,马克思似乎假定自然资源是用不光的,因而,他有关生态的见解同人们当前的要求相比就非常有限。但另一方面,马克思描述了这样一个世界,在这一世界中,资本主义市场渗透到全社会,它把价格强加于一切事物,并且排挤了非经济的价值形式。商业的规模越发展越大,并在这一过程中变得更为冷酷无情和更具剥削性,越发像吸血鬼。资本主义制度下的进步是以高昂的代价取得的。正如马克思本人于1856年在《人民报》创刊纪念会上的演说中所指出的:

在我们这个时代,每一种事物好像都包含有自己的反面。我们看到,机器具有减少人类劳动和使劳动更有成效的神奇力量,然而却引起了饥饿和过度的疲劳。财富的新源泉,由于某种奇怪的、不可思议的魔力而变成贫困的源泉。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随着人类愈益控制自然,个人却似乎愈益成为别人的奴隶或自身的卑劣行为的奴隶。甚至科学的纯洁光辉仿佛也只能在愚昧无知的黑暗背景上闪耀。我们的一切发现和进步,似乎结果是使物质力量成为有智慧的生命,而人的生命则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75页)

这些以及很多其他论点,将在本书的进程中得到更为详细的探究。当代资本主义的批评者将仍能发现马克思的论著是原始材料的丰

富来源。

然而，能够识别资本主义的弊病是一回事，能讲出我们应以什么来取代它们却是另一回事（据报道，一个示威者在最近的反对资本主义的游行中举着一面写有“用美好的东西来取代资本主义”的旗帜）。马克思这个具有创造性的思想家是极为乐观的，但他的论证和假设有时是错误的，在细节问题上常常出现使人十分气恼的含糊不清，因此，对于现在如何去安排社会他没有什么东西可告诉我们。但是，他对 19 世纪后期社会的批判甚至对于 21 世纪初的社会也有重大的关联。也许我们对他的结论没有信心，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发现的那些问题不严重。这至少是我在本书中将要论证的东西。

不过，研读马克思的著作是一项需要谨慎对待的工作。虽然马克思有时被认为是伟大的文体家，而且从当代经济学家和社会理论家的标准来看他或许也是如此，但研读他的原著可能会使人感到沮丧。他的伟大杰作——《资本论》第 1 卷，一开始就是一页接一页的关于商品的定义和本质的枯燥的论述（尽管耐心最终会得到回报）。他的早期论文《论犹太人问题》也许是近两百年来关于政治哲学的最重要和最具影响的作品之一，但对那些缺少相关的哲学和政治学背景知识的人来讲，它实际上是难以读懂的。与恩格斯合写的《共产党宣言》也许是他最广为流传的著作。对这一著作的理解要容易得多，但它的论战风格却使得它显示不出马克思思想的真实深度。

有一种情况对于很多伟大的思想家而言也许是真的，但对于马克思却无疑是真的，这就是只有当你已大体知道他的著作要讲的是什么时，这些著作才能得到最好的理解。有了这种知识去读它们，能使一个人懂得作者思想的细节，而且常常能弄懂作者思想中几乎令人惊异的创见和特质，即使在读到作者留下来的未完成的初稿时也是如此。不过，眼下你最好还是相信我的话。

我在本书中将要讨论的很多原著都是可以找到的，它们通常是以节本的形式，被收集在由戴维·麦克莱伦(David McLellan)编辑

的一卷本的《卡尔·马克思著作选集》中。不管在什么地方,只要可能,我给出的页码都是指这一选集第二版的页码,其标志是,例如,(M. 123)。我希望你在读这本书时受到鼓舞,如果是这样,那只要在你想读一些马克思的著作的时候,麦克莱伦编辑的《选集》就是首选。

马克思的生平和著作

5

马克思 1818 年生于德国莱茵省的特利尔城。作为德国一部分的莱茵省以前在拿破仑时期曾被法国占领,但不久后又归还给普鲁士。马克思的父亲是一个律师,他生于一个犹太人家庭,但改信了基督教,这是因为 1816 年制定的反犹太法——一部旨在消除拿破仑的自由主义化的法律,要求他要么放弃他的职业,要么放弃他信奉的宗教。马克思是一个早熟的学童,甚至他的一些学校作业都被重新发表于大型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和令人惊叹的互联网网站中(www.marxists.org)。因此,人们可以读到 17 岁的马克思写的《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一文,无论是用拉丁文写成的原初文本^①,还是被翻译为最主要的语言的文本。在对一个人的志向以及选择适合自己的职业的重要性做了广博而又相当有文采的论述以后,这篇文章以下面一段话结尾:

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福利而劳动的职业,那么,重担就不能把我们压倒,因为这是为大家而献身;那时我们所感到的就不是可怜的、有限的、自私的乐趣,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百万人,我们的事业将默默地、但是永恒发挥作用地存在下去,而面对我们的骨灰,高尚的人们将洒下热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0 卷,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7 页)

^① 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的注释,原文是德文,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0 卷,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913 页。——译者注

马克思 19 岁在柏林大学学法律时给他父亲写过一封著名的信,这是他广为人知的最早的作品。在这封信中,马克思提供了一个对他上学期工作的令人惊讶的说明:他的抒情诗(“这就是我赠给燕妮(燕妮·冯·威斯特华伦,他的未婚妻)的头三卷诗的内容的特点”,《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0 卷,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10 页);他对古典文献的翻译;他的三百页的关于法的哲学论文;他写的将艺术和科学统一起来的对话;以及他读了几乎令人难以相信的大量的法律和哲学著作。为此,他说道,“在患病期间,我从头到尾读了黑格尔的著作,也读了他大部分弟子的著作。”(同上,第 16 页)他还顺便说了他正开始自学英语和意大利语。这封信的结尾是两段附言,第一段附言自我读过以后让我二十多年来始终难以忘怀:“亲爱的父亲,请原谅我写得潦草,文体又不好。已经快四点了,蜡烛已经燃尽,我的眼睛也模糊了。”(同上,第 19 页)人们可以感到,马克思此时已经采用了一种在他后来的生活中也不会改变的工作方式。

完成了法律方面的学习以后,马克思开始着手写他的哲学博士论文,论文做的是对古希腊哲学家德谟克利特与伊壁鸠鲁的比较。不过,尽管马克思希望找到一份从事学术研究的工作,但他与之保持交往的那个知识分子圈子过于激进,除此以外,他还是一个无神论者,因而希望无法实现。转向新闻工作的马克思继续坚持激进的和反政府的思想路线。实际上,他在 1843 年被迫离开德国而移居巴黎,并在那里写下了他的一些非常重要的早期作品。在这期间,他第一次遇到恩格斯,后者当时正在他做生意的曼彻斯特和他家庭所在地德国之间旅行。由于那时马克思被认为是颠覆分子和革命者,应普鲁士政府的请求,马克思被驱逐出巴黎。1845 年,马克思与他的妻子和幼女燕妮移居到布鲁塞尔。在那里,马克思继续他的写作并逐步展开他有关历史学和经济学的某些思想,这些思想成为他后来写作的主导思想。

在 1847 年较晚的时候,“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271 页)或者说,至少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在一开头就是这

样讲的。(最初的英译本的效果太糟糕了,它的开头是“一个可怕的怪物蹑手蹑脚地走近欧洲”。)实际上,在1848年初《共产党宣言》发表时,革命已经开始,马克思回到德国至少是通过他的报刊文章,发挥积极作用。但由于事变的失败,革命没有成功,反革命的势力迅速占了上风。马克思回到巴黎,然后于1849年去了伦敦,此后他一直住在那里直到去世。

正如大量文献清楚表明的,马克思此时的生活主要有三件事:一是进行学术研究,二是对付他在政治阴谋中受到的牵连,三是解决养家糊口的基本需要。令人悲叹的是,他的六个孩子有三个幼年时就离开了人世。弗朗西斯·惠恩(Francis Wheen)最近写的传记对马克思如何靠赊欠、举债和卖文的支撑而努力工作,作了极好的描述。因此,例如,马克思在19世纪50年代成了《纽约每日论坛报》驻伦敦的记者。很多人都谈论过对纽约人的嘲讽,即他们是通过马克思的见解而获得对英国事件的分析的,虽然就所有的报道(或者更确切地说,在很多情况下,是恩格斯以马克思的名义写的)而言,马克思的记者工作完成得极为出色。自19世纪50年代中期起,马克思开始全力以赴对资本主义作经济上的分析,在写完几部发表的及未发表的手稿以后,最终于1867年出版了他的杰作《资本论》第1卷。从那以后,马克思继续致力于经济理论与政治鼓动的结合,虽然他个人在经济上的挣扎由于1864年得到的一笔遗产而多少有所缓解。然而,由于健康状况的恶化,以及陷于与那些可能是同盟者的人们之间不断增多的论战,马克思没能完成他经济学著作的后几卷,虽然其中许多内容已写出草稿。在他1883年去世时,他留下了数量巨大的手稿。这些手稿中最重要的是最终出版的,由恩格斯编辑的《资本论》第2卷(1885年)和第3卷(1894年),以及由奥地利的马克思主义者卡尔·考茨基(Karl Kautsky)编辑并于1903至1910年间出版的三卷本的《剩余价值理论》。这些编辑作品在多大程度上忠实于马克思本人的思想至今仍是学术界争论的问题。

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的最具权威性的版本,是被简称为

MEGA 版(Marx-Engels Gesamtausgabe)的第二版,虽然它还没出完。在这一版本中,所有的作品都计划以马克思和恩格斯原初的文稿印出。MEGA 版最初宣布要出版 100 多卷。更早一些,也更为简洁的德文版本只出了 41 卷。仍在出版过程中的英文版已经出了 50 多卷,每一卷大约有 800 页或更多。一个人要用毕生的时间和精力才能读完这些资料。因此,人们可以饶有兴趣地读到马克思在 1858 年一封涉及一些经济学著作的信,他在信中说:“假如我有时间、安宁和资金,能把全部著作好好加工一番再拿去出版,那末,我会把它大大压缩,因为我一向喜欢简要叙述的方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9 卷,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531 页)顺便提一句,这封信还谈到马克思写作这些著作的背景情况,他说道,“叙述……是完全科学的,因而按一般意义来说并不违犯警章。”(同上)

马克思的著作发行过多得数不清的版本和译本,其中很多是由苏联和中国的国家出版社出版的,在那里它们长时期以令人惊讶的价格低廉的版本印刷传播。现在资本家也参与这种行为了。在 1983 年,即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的时候,突然冒出众多的出版商纷纷出版新版的《共产党宣言》,他们这样做是希望能乘机引起公众的注意,而且简单地讲,这本书非常畅销。当前,还有 12 种以上的英文版本被宣告在印刷之中。不过,马克思著作的所有类型的版本都还存在。我曾见过一种美国出版的带有插图的《资本论》第 1 卷,我想它出版于 20 世纪 40 年代,这一版本中 60 个精选出的篇章每一个都配有一幅表现主义的木版画,虽然令人遗憾的是,对制作这 60 幅吸引人的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图画提出质疑的,是这个插图画家并没见过的一个人。马克思的所有重要著作,以及很多次要著作的电子版,都可以从 www.marxists.org 网站上免费下载。已经印刷出版的马克思作品的页数能超过任何其他非小说作家(也许,马太、马克、路加和约翰除外,这四个人都是基督教《圣经》中的人物——译者注)作品的页数吗?我很想知道对这一问题的回答,不过我得离开这个问题而转向其他问题了。

本书的计划

10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是马克思终生的朋友，合作者，在一些时候还是马克思的资助人。他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提出，马克思的巨大成就是做出了两个发现，这两个发现改变了我们对人类社会的理解。第一，“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76页）这就是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第二，“马克思还发现了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它所产生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的运动规律。由于剩余价值的发现，这里就豁然开朗了，而先前无论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或社会主义批评家所做的一切研究都只是在黑暗中摸索。”（同上）而这就是剩余价值理论。

对有关历史理论和经济学理论这两种思想的初步描述，出现在马克思的一些早期作品中，它们形成于19世纪40年代，那时马克思还只有20多岁。它们在马克思一生的工作生活中被加以精炼和发展。这两个理论支配着他成熟时期的思想。对这两个理论，我们在后面将作更为详细的探究。

11

不过，马克思的早期作品包含着更多的内容。他的志向和兴趣非常广阔，在这些作品中我们看到马克思当时正在探讨的一些问题，例如宗教，而这些问题后来却几乎再没提到过。虽然马克思看上去是对他提出的一些问题失去了兴趣，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也应这样，而且实际上，一些最激励人的题目就是在这些作品中出现的。在通常被称作“早期作品”，即那些写于1845年和更早时期的作品中，仅有一小部分是在马克思生前出版或发表的。这些“早期作品”中有一组重要的未出版的作品，它们以《1844年手稿》、《巴黎手稿》和《经济学哲学手稿》这些不同的名称为人们所知，这些名称告诉了我们需要的作品的时间、地点和广义的主题。它们由马克思的读书笔记和随之产生的想法组合而成，而且显然是在强烈的理性的激发和鼓动的状态下写成的。虽然这些手稿的主要目的是使自己

弄清问题,但对我们来讲却是珍贵的发现。马克思的早期作品将是本书第一章的主题。在那一章中我们将看到马克思对作为异化世界的资本主义社会的描述。第二章先论述那些与恩格斯一起提出的思想,然后论述马克思的经济学分析和他的历史理论,包括他的资本主义必定要灭亡的预言。正如我所说过的,这些思想处于马克思的成熟的理论体系的核心。第三章做梳理,力图回答我们的主要问题:当今为什么要研读马克思?在这一章我将论证,虽然我们 must 放弃马克思的主要理论,但要学习的东西仍然还很多。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我将介绍的马克思的观点,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恩格斯对马克思著作的理解和阐述的影响。我将既利用马克思一个人完成的著作,也利用他与恩格斯合写的著作(《德意志意识形态》和《共产党宣言》),还利用完全由恩格斯完成的一部重要著作(《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实际上,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我对马克思的最伟大成就的说明就是来自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讲话本身则来自一篇恩格斯在几年前写的多少更长一些的论述马克思的文章)。通过恩格斯的看法来理解马克思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因为这在马克思本人还活着的时候就开始了,而且至今仍未有停止。不过,学者们经常发现马克思的观点和恩格斯的观点之间的不同,就我本人而言,我认为,恩格斯在马克思逝世以后写的著作对理解马克思本人的思想没有提供什么真正的指导。因而,从某种意义上讲,对马克思的解释仍是开放的。但我们必须要从某个地方开始,而“恩格斯化”的马克思——那种传统的解释,将是我们在



导 言

13

马克思早期作品的支配性主题，是他那个时代的资本主义社会严格说来并不适合人类的消费。它压制人的精神，否定广大人民发展其真实潜能的任何机会。马克思认为，现存的理论家没有一个正确诊断出人类的病症所在，因而没有一个人能够提出真正的对策，尽管这一情况并没阻止住他们的努力。马克思自信他本人能做得更好。

为了勾画出马克思的思想，我们这里先来看看由与马克思有直接关系的哲学前辈做出的对宗教的批判，看看马克思如何通过对异化及异化劳动思想的发展和应用，将其转变为一种更为系统的对社会的批判。沿着这一思路，我们还将对为什么劳动对于马克思具有重要意义获得一种理解。最后我们还将看到，为什么马克思认为，承认我们希望在自由政体中享有的那类人民权利不足以带来一个

真正的人类社会。这样,我们基本上可以看到马克思早期作品中的三个相互联系的方面:他对当代社会病症的诊断;他对现存国家理论的批判;以及他本人为了提供解决他所说的那些问题的方法所作的尝试。

宗 教

为什么青年马克思的作品对我们来讲如此难以理解(至少在开始时是这样)?原因之一是这些作品假定读者完全沉浸在19世纪初期德国的政治和哲学中。我想,这已不再是一个可靠的假设。我们在前一部分关于马克思生活的描述中已对德国当时的政治状况有了大致的了解。但遗憾的是,那时的德国哲学却是黑格尔及其直接追随者的哲学。黑格尔绝对称得上是主要的西方哲学家中最难懂的哲学家,很多学者从未走出他的思想丛林。不过,你们将像我一样得到解脱,因为这里不是试图概括他的全部理论体系的地方。

为了介绍有关马克思的必要的背景情况,不管怎样就目前而言,我们需要考虑的只是黑格尔思想的一个方面,以及这个方面如何被吸收在一群被称为青年黑格尔派的哲学家的著作中,他们其中有不少人是马克思的朋友和同事。这些思想家从黑格尔那里受到鼓舞去研究非常激进的主题,这也许已大大远离了黑格尔本人的意图。我们需要特别注意的是那些已被认为是“青年黑格尔派的神学争论”的问题。

我们从一个源自传统神学的问题开始。上帝为什么创造世界?实际上,这以不太礼貌的问题提出更好:上帝为什么操心去创造世界?这个世界毕竟充满邪恶和苦难。如果上帝是完美的,并且是自给自足的,他为什么要不辞劳苦去创造完全在他本身之外的事物,单独让作为世界的某物如此不完美呢?

神学家已就这一问题进行过抗争。但黑格尔提出了一种新奇的回答。没有世界上帝完全不会是上帝。一个统治者要成为统治者就需要有某人或某物被他统治,这可不是一个无关紧要的逻辑上

的论点。相反,这一论点是以黑格尔哲学的一般性主题为基础的。在很多情况下,人们无法达到自我认识,除非并且直到他们遇上“其他的人”。因此,上帝也像人们一样,需要根据不是上帝的外部客体来定义自己。只有通过与世界交往和相互作用,上帝才能获得对自己的认识。因而,对人类历史的描述同样是对上帝达到自我意识的描述。黑格尔的概念“Geist”,粗略说来即“时代精神”,从广义上讲,也就是“上帝现时的自我认识水平”。

黑格尔经历的时代,即他正在进行写作的时候,正是这一过程接近完成的时候,因为只有这一论据才允许他去认识真理。更早的思想家不能产生黑格尔具有的那些想法,因为上帝的自我意识还发展得不充分。这还意味着,其他宗教,例如犹太教,是来自以往未成熟时代的过了时的遗留物,而基督教却被描述为绝对真理(一旦被适当理解)。因而,黑格尔主义似乎暗示了一类坚定的宗教信仰。

青年黑格尔派不能接受这些迎合基督教的主张。他们的一个重要行动体现在由大卫·施特劳斯(David Strauss)撰写的《耶稣传》上,此书于1835年出版,并像其他一些青年黑格尔派的作品一样,被玛丽·安·埃文斯(Mary Ann Evans),即更为人们知晓的小说家乔治·艾略特(George Eliot),译为英文。为了反对基督教以及福音体现着绝对真理这一黑格尔主义的教条,施特劳斯令人震惊地提出《新约全书》应基于《旧约全书》的范式来理解。这就是说,应以一组神话为基础来理解。施特劳斯的意思是,就福音书中的相近之处与不同之处来看,它们体现的是试图记下口述传统的尝试。因此,福音书不是历史记述,而是民间传说。

施特劳斯的著作激发了大量的争论,但他的尖锐批判却进而与布鲁诺·鲍威尔(Bruno Bauer)的《复类福音作者的福音史批判》(3卷本,1841—1842年版)^①的出版绞在一起了。鲍威尔以仔细的文

^① 在宗教史著作中,把收入《新约》前三部内容相近的福音书(《马太福音》、《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称为复类福音。这三部福音书——复类福音——内容相近,这表现在它们叙述的顺序是一致的,彼此互相抄袭,许多史料是共同的,用词和术语也一样。引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96页,注释69。——译者注

本研究成果为基础，得出了福音书甚至不是民间传说的结论。更确切地讲，他论证说其他三个福音全都来自马可福音。因而，福音书显然不是口述的传统，而是我们以三种企图去改写一个单一的已经写成的故事，再有，这四个福音是在后来被总合到一起的。如果这是真的，那似乎基督教就只不过是一种幻觉，那些信仰它的人就是被愚弄的人。

但是，如果基督教是一种幻觉，为什么它流行得那样广泛？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在1841年出版的《基督教本质》（也是由乔治·艾略特翻译的）一书中，提供了对基督教的解释并给其以致命的一击。通过重提一个经过精心修改的主题，费尔巴哈论证说，人类类似上帝的原因不是上帝以他的形象创造了我们，而是我们以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他。虽然这是一个为古希腊人所知晓的论证，但它却在法国启蒙时期的哲学家和法学家孟德斯鸠的讽刺作品《波斯人札记》（1721）中得到可爱的发挥，这一讽刺作品是一群想象出来的波斯旅行家和他们的法国东道主之间的谈话记录。在一个值得注意的段落中，一个法国人讲述了一个穿越非洲旅行的故事，并谈到他震惊地发现非洲的艺术和雕塑把上帝描绘为一个肥胖的女人，而且——上天不容——是黑人。这一故事含有这样的意思，即非洲人无疑应该已经知道上帝是一个上了年纪的法国白人，身穿平滑的长袍，长着白胡须。（但孟德斯鸠不知道上帝是一个英国人吗？）他的朋友评论说，“人们说得好，如果三角形有上帝，那上帝就会有三个边。”从本质上讲，这就是费尔巴哈的关键论点。

在费尔巴哈看来，我们人类已经获得了属于人类的力量，但却在思想中将它们提升到无限的水平，然后虚构出一个在我们之外的体现所有这些优点的存在物。于是，这个存在物即上帝就是全知、全能和尽善的（以区别只有一点点知识、一点点能力和一点点善的人类）。然而，我们与其在我们虚构的这一东西面前俯首，倒不如正确评价我们的才能是什么，并尝试为了我们自己而享用它们。费尔巴哈认为，这个上帝通过转移我们的注意力和创造力，阻止我们过真正的人的生活，或者说，阻止我们创造真正的人的社会。因而，在

费尔巴哈看来,要超过以往的思想家,我们就应当抛弃宗教,并以激进的人道主义即对我们真正的人的力量的理解、享有和庆祝来取代它,这将是第一次允许我们在人间创造一个真正的社会。

这就是在马克思写作时那场争论所达到的顶点,也是他在1843年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一书中,能以“对宗教的批判实际上已经结束”(《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52页)这样的话作为开场白的原因。当然,所有这些对青年马克思著作的读者来讲都是常识。那时的马克思认为探究细节问题是没有意义的,因而他仅仅说,“有人想在天国的幻想的现实性中寻找一种超人的存在物,而他找到的却只是自己本身的反映。”(同上)不过,不了解施特劳斯、鲍威尔和费尔巴哈,我们就无法弄清马克思的这一主张。

当时,马克思毫无疑问地接受了费尔巴哈的论点,即人类以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上帝。这是那些看起来显然正确的主张之一,对那些倾向相信它的人来讲是一种令人惊奇、令人自由的洞见,但对那些不愿相信它的人来讲则是一种拙劣的、无礼的和搅乱人心的歪曲。不过,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马克思是赞同那些希望“揭穿”宗教的人的。而且我们还应注意到,这场争论的意义远远超出了学术意义上的神学的范围。因为攻击宗教就是攻击同时代的将宗教作为自身存在基础的政治权力。这就是青年黑格尔派的无神论造成这样一种威胁的原因,也是为什么作为个人的他们不能被容忍的原因。

然而,马克思并不满足于费尔巴哈的主张。费尔巴哈觉得,一旦真理被发现,一旦宗教暴露了它的羞辱,他本人的主要工作就完成了。真理会在人们中传开,宗教将无法逃脱这种理智的攻击。宗教将会消失,人类将能充分享受他们的“类本质”——他们真正的人的本性,而不再受上帝的扰乱,甚至阻碍。

马克思认为这是一种肤浅的分析。虽然费尔巴哈已经了解了宗教这一现象,但他没有讲出宗教的起因。而不知道宗教为什么产生,我们怎能知道它如何趋向消失呢?马克思论证说,从本质上讲,

人类创造出宗教只是因为他们在世间的的生活是如此的令人胆寒、如此的贫穷不堪。这就是他的“宗教是人民的鸦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53页）这一著名说法的背景。对于某些当代的读者来说，这也许使宗教听起来根本不太坏。但我们必须记得，在19世纪，鸦片是一种止痛药。毫无疑问，尽管它也有消遣方面的用途，但它的主要功能是作为一种精神安慰。

例如，在后来的著作《资本论》中，马克思多次提到，喂奶的母亲为设法及早回到生产线而用鸦片剂使她们饥饿的婴儿失去感觉。在一处极具煽动性的脚注中，马克思描述了爱得华·斯密斯（Edward Smith）医生到兰开夏郡（Lancashire）调查棉纺工人健康所写的报告，那些工人由于美国南北战争所引起的棉业危机而处于失业状态。斯密斯医生向政府报告说，“危机还有其他许多益处。现在，工人的妻子有必要的空闲时间来给自己的孩子喂奶，而不必用高弗莱兴奋剂（一种鸦片剂）去毒害他们了。”（《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433页）在几页后的另一处脚注中，马克思抄录了1864年的《公共卫生报告》中的一段话，这份报告说，服用鸦片剂的婴儿“萎缩成小老头或瘦得像小猴子”。（同上，第438页）

总而言之，要理解这一比喻，我们必须理解鸦片的三个特性：第一，它使服用它的那些人产生某种欣快的感觉；第二，它通常用作疾病、疼痛、饥饿或其他形式的不幸的安慰物或减轻物；第三，经常服用它是非常有害的，至少它会阻碍服用者像常人那样精力旺盛或充满活力。要理解对这一比喻的运用，我们还需要理解那些与宗教带来的宽慰相区别的祸害。这就是日常生活的苦恼，它们是工业化的结果，这一工业化允诺了那么多，但却从工人那里榨取了这样骇人听闻的价值（很快我们将详细看到这一点）。

从本质上讲，马克思告诉我们的是，虽然费尔巴哈已经注意到更深的不适的症状，但丝毫不去理解这种不适本身。宗教创造的不仅是一种不幸的错误，而且是对人世间苦难生活的一种反应。消除这种鸦片留给我们的只是毫无掩饰的痛苦。我们还需理解和消除人世间的缺陷，即宗教的“世俗的基础”。马克思本人在其仓

促写成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是这样提出我刚刚解释过的要点的:

费尔巴哈是从宗教上的自我异化,从世界被二重化为宗教世界和世俗世界这一事实出发的。他做的工作是把宗教世界归结于它的世俗基础。但是,世俗基础使自身从自身中分离出去,并在云霄中固定为一个独立王国,这只能用这个世俗基础的自我分裂和自我矛盾来说明。因此,对于这个世俗基础本身应当在自身中、从它的矛盾中去理解,并在实践中使之革命化。(《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5页)

除非我们首先理解,并进而消除人世间使宗教得以产生的条件,否则我们将永远不能使自己摆脱宗教和宗教的异化。一旦宗教得以产生的原因被消除,人世间的弊病被治愈,作为症状的宗教将自动消亡。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论点。宗教本身不是被禁止或被取消的,在正常的条件下它是自己消失的。马克思论证说,那种原因,及那种弊病,是一种不同类型的异化,它主要表现为异化劳动。不过,在我们能充分理解这一点之前,我们还需要多知道一些马克思的哲学背景。

历史唯物主义哲学

要理解马克思在其早期作品中采纳的哲学观点,我们需要向前长跑一段路,穿过一个可能乍看上去似乎完全无关的领域。但请迁就我。我们将很快跨过这一领域。

首先,我们需要问一个非常一般,甚至模糊的问题。人的主观意识与物质世界之间关系的基础是什么?对这个问题的一种著名的回答是笛卡尔(Descartes)的回答:人的心灵具有思想的特征,而物质世界的本质是“广延性(extension)”,即占有空间。这样,心灵和世界就是截然分开的,因为你可以假定你本人作为一种能思想的

物体而存在,即使当你怀疑其他任何物体存在的时候。但是,根据这种观点,你如何知道超出你自己心灵容纳的东西之外的事物呢?如果外部世界也许就不存在,那我如何获得进一步的知识呢?众所周知,笛卡尔只有通过乞求不使人失望的上帝才能取得进步。但如果他对上帝的那些论证被拒绝,就像它们通常都被拒绝那样,我们似乎就要陷入一个纯粹主观性世界的困境中。

作为其对立面出现的是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的唯物主义。霍布斯把人们仅仅视为物质世界的组成部分。根据这样一种想法,思想只不过是“内在的运动”。人们像所有其他事物一样,也受自然规律的控制,而哲学的问题说到底就成了科学的问题。现在,我们的问题不在于这是否构成对笛卡尔的怀疑论的回答,而是出现于霍布斯的描绘本身中的难题。因为一旦我们接受一个只有运动着的分子的科学意义上的世界,一个非常不清楚的问题就出现了,这就是留给理性、道德,以及人的自由(如果我们也想要它的话)的观念的空间是什么?考虑一下霍布斯对道德的解释。人们把他们要求的那些事情称作“善”,而要求就是一种内在的运动。因而,道德的出现被归结为运动。

一个始终如一的唯物主义者也许准备放弃理性、道德和自由的观念,但这将把唯物主义的社会批评家置于相当大的困境之中。考虑一下马克思对英国空想社会主义者罗伯特·欧文(Robert Owen)的批判,在内容极为丰富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曾非常简要地谈论过他(虽然没有点名)。欧文论证说,人们只是他们的环境的产物,因而,环境的改变就是问题的全部所在,这对于改变人的行为是必须的。这种观点常常被认为也是马克思的观点,但正如我们很快看到的,这种观点不是马克思的。当时的欧文在19世纪的社会主义者中也许是惟一有机会将他的某些思想付诸实践的人。他虽然不是个政治家,但却是新拉纳克(New Lanark)棉纺厂的经理,因而有极好的机会去改变他的工人的环境,在这方面,他取得了重大的成效。同其他地方的工人相比,他的工人享有更为优越的工作条件,劳动生产率也得到极大提高。他的措施包括提供像样

的住房,创办幼儿园,以及缩短每日的工作时间(只有十个半小时)这类事情。工厂内部的革新同样也是重要的。这方面的一个例子是“无声的告诫物”(其复制品有时可在现已成为博物馆的新拉纳克棉纺厂的礼品店里得到)。

它是一个有四个面的木段,约两英寸长,一英寸宽,每一面都涂上颜色,一面是黑色,另一面是蓝色,第三面是黄色,第四面是白色,其上端逐渐变细,最后安上金属环,挂在一个钩子上,使其有一个面朝前。它们一个个被悬挂在靠近每一个被雇用工人的显眼的地方,朝前的颜色表明那个人在前一天的表现,比较起来可分为四个等级,黑色表示很差,蓝色表示一般,黄色表示良好,白色表示优秀。

欧文并不因黑色或蓝色的表现而惩罚他的工人,而是要让他的告诫物发挥它们的监督作用,欧文每天都坚持在工厂巡视,察看那些无声的告诫物,但对任何人都一言不发。无疑,这足以使工人极大地改进他们的表现。欧文评论说:

在人类历史中,也许从未有过如此简单的发明物在这样短的时期内造成这么大程度的秩序、效能、善行和愉快,并消除了这样多的无知、错误和痛苦。(引自 A. L. 莫顿的《欧文的生平和思想》,伦敦,劳伦斯和威沙特出版公司 1969 年版,第 98~99 页)

欧文著作的现代编辑说到:“人们常常说,欧文就像对待孩子一样以这种及其他方式对待他的工人。这种情况有些是真的,但必须记得,他们之中的一大部分**就是孩子。**”

然而,尽管欧文的方法确实造成了善行并消除了痛苦,但有一种批评指出,欧文对待他的工人就像对待某种低等人一样,这似乎是缺点。这把我们引向马克思本人的批评。欧文想要通过改变工

人的环境来改变他们,这是因为,根据唯物主义的观点,人们完全是由他们的环境所决定的。但我们如何来说明欧文自己的行为呢?无疑,作为他的环境的创造物——在很大程度上同他那个阶级的其他人一样,他应无耻地剥削他的工人,就像其他任何有自尊的经理都会做的那样。这样说来,他,而且是惟一的他,如何能冲破决定论的束缚呢?欧文本人清楚地认识到这一问题,并且假定,幸运的是存在一个由少数的天才人物构成的社会阶层,这些人不受同等程度的决定论的支配。然而,如果决定论是正确的,那情况就不能是这样。马克思的透彻的分析指出,欧文的学说一定把社会分成两类人,其中一类人凌驾于社会之上,并能改变群众的环境。因而,欧文的唯物主义不仅是自相矛盾的,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讲,还是一种杰出人物统治论。

因此,马克思拒绝接受欧文及其他人的这种朴素唯物主义。用根本的哲学用语来讲,它的主要困难是,它也同意那种对心灵和世界的描述,我们知道,这样的描述是笛卡尔的观点。这些观点通常持有一种“知觉论”的主张,即头脑就像照相机,记录它从外部世界获得的资料。我们可以把这种主张称为描写的或符合的知觉论。

现在看来这种观点也许没有什么大错误。头脑不做这种事吗?但在马克思看来,问题在于它从本质上讲是一种消极的描写。它没有考虑这样一个事实,即人们在世界中是主动的,他们改变着自然以及他们看到的東西。人们在世界中看到的大多数事物都不仅仅是存在于“那里”,以供我们观察。相反,它们是被创造出来的对象,或者说,至少是通过人们这样或那样的努力改变了的对象。

所以,人们在世界中是主动的,而不只是他们周围世界的消极的接受者。马克思赞赏哲学上的唯心主义者,尤其是康德(Kant),因为康德是认识到这一真理,并以一种系统的尽管是被神秘化了的方式去发展它的第一个人。我们可以通过思考康德的知识论中的一些主要成分来理解马克思指的是什么。康德最具创新性的思想,

是人的头脑通过它强加于实际存在物的直观的范畴和形式来构造世界。这样,在康德看来,空间和时间并不存在于外在于我们的世界,而是我们在感性认识中强加于实际存在物以便将其加以整理和概念化的“感性形式”。我们看到的是在时间和空间中相联系的事物,这只是因为人的头脑之构造就是为了以这种方式去认识它们。因而,从这种意义上讲,人的精神是能动的。它创造其周围世界的主要方面。从某种重要的程度上讲,世界是人建造的。

在马克思看来,这一深刻的但被康德“神秘化”了的基本见解,就是人们至少部分地创造了他们看到的那个世界。然而,马克思拒绝了康德的见解而赞同黑格尔提出的一些重要批评,然后又反过来批评黑格尔。在黑格尔对康德的各种批评中,有两个在这里最为相关:第一个批评是,康德认为,人的精神具有普遍的、超历史的特性,人的精神的基本结构在任何时代和任何地方都是一样的。相反,黑格尔则论证说,人的精神是随着时间发展的,而且,在存在于相同时间的不同文化中,人的精神也许可以达到不同的发展水平;第二个,而且更为重要的批评是,精神是通过与世界的相互作用而发展的。这是一个“辩证的”过程。当精神认识并且努力弄懂世界的时候,它发展出更为丰富和更为复杂的概念。由于它产生出这种更高水平的概念,它也就改变了自己。但黑格尔的观点也是一种精神构成世界的唯心主义形式。随着精神的变化,世界也发生变化。

27 马克思认为,黑格尔已经接近了真理。精神和世界的确是同时变化的。但马克思还认为,同康德一样,黑格尔也把实际的情况神秘化了。因为在黑格尔看来,一切事物都只是在思想的层面上抽象地发生的,就如同我们的概念发展的历史。而这一点正是马克思所反对的。

简言之,马克思确认并批判了两种居主导地位哲学传统。从霍布斯到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是有缺陷的,这是因为它的非反应的和超历史的特性,因而它不能理解人们在创造他们见到的那个世界中所起的作用。但在理解人与自然界的连续性上唯物主义又是值

得赞扬的。唯心主义,其最终形式是黑格尔主义,懂得历史发展的重要性,但它又将这一发展限制在思想的发展中。

上述对比能让我们断定非历史的唯物主义与历史的唯心主义之间相当大的风格上的对立。因而可以这样讲,不难看出马克思要从每一方面吸取什么以便发展一种历史唯物主义哲学。像黑格尔一样,马克思认为人是通过在世界中的活动来改变自身和世界的。但与黑格尔不同,他认为这一变化作为实践活动发生于实际的世界中,而不仅仅发生于思想中。

这种实践活动的一个关键方面是生产活动,换句话说,即劳动。康德的,特别是黑格尔的唯心主义,是对人们与世界之间真实关系的神秘化的表达。人们实际上感到了自己才能的充分发挥。他们改变世界不仅仅是通过改变他们将它概念化的方式,而且还要通过在物质上改变它:用镐头和铁锹,用犁和挖掘机,用织机和车床。在改变世界的活动中,他们通过发展新技能,还有新需要,也改变了自己。而这反过来又产生出新的相互作用的形式,即我们实践活动的另一面。

马克思发现在所有以前的哲学著作中都没涉及的那个思想,是人们具有个人的和集体的物质需要,这种需要,不是那种为人们提供他们与世界相互作用的基本形式的个人的期望或思想。为了满足他们的需要,人们必须在世界范围内共同劳动,而在这样做的过程中,他们发展出非常复杂的生产形式和社会性的相互作用。这产生出新的需要,而且是处于永无止境的过程中。这样,一种关于人与自然相互作用的哲学观点,就变成了一种社会历史理论的基本原理。而且根据这一思想,马克思似乎认为,哲学已最终达到它一直力求真理。哲学的工作已完成。

劳动和异化

我们现在开始能理解为什么劳动在马克思的分析中是如此重要,以及如果劳动被异化,为什么会使人特别感到困惑。因为劳动

被异化意味着我们的能力出了问题,而这种能力是使我们享有最具人的特征的东西。

首先简要谈谈有关异化的思想。在通常的用法中,异化指的是一种感觉,也许是一种极端的混乱或不辨方向的感觉。这种主观的想法是马克思异化见解的一部分,但只是很小的一部分。更为根本的是,异化是关于我们生活的客观事实,甚至在没有认清它的时候我们也能被异化。异化的基本思想是两个处在一起的事物出现分离。在宗教异化中,人的本质变得与人的存在“相分离”。我们没有实践我们最本质的特征,相反,我们以一种异化的形式崇拜它们。克服异化就是使那两个因素回到某种适当的关系中。这是费尔巴哈激进的人道主义的根据。

宗教异化的思想,以及与此相联系的“自我异化”,甚至“类本质的异化”(后面将会更多地讲到它)的概念,在先进的青年黑格尔派的圈子里是众所周知的。然而,通过对政治经济学的研读,马克思开始确信异化也适用于劳动。而且,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异化劳动是导致我们创造宗教的人世痛苦方面的主要原因,马克思也这样认为。

马克思对有关苏格兰经济学家亚当·斯密(Adam Smith)《国富论》(1776年第一次出版)一书的描述和译文的研究,让他认清了几个昭示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困境的“政治经济学中的真理”。我要强调指出,它们直接来自马克思对斯密的理解,尽管斯密常常被认为是一个资本主义的最主要拥护者。从某个方面看,他确是这样的人,然而我们看到他也没被资本主义的缺陷蒙住眼睛。

从马克思的简短的笔记中,我们能够引出马克思声称在对斯密的研读中发现的如下要点:

1.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的工资确实是最低限度的。这种结果是由于这样一个事实,即资本家在讨价还价中处于极为有利的地位,而工人为了避免饿死,就必须准备接受能提供给他的非常低的工资。这一工资仅能满足维持工人和他家庭的生存。

2. 工作是惩罚。由于同样的原因,工人必须接受骇人听闻的

条件,这导致了过度劳动和寿命缩短。

3. **劳动是退化的和片面的。**由于劳动分工变得更先进,劳动变得更像机器,“人[工人]变成抽象的活动和胃。”(《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52页)

4. **劳动成为一种商品。**像其他任何商品一样,它也是在市场上买卖的。

5. **工人的生活变得受异化的力量所支配。**工人生活所依赖的需要以财富和资本家的欲望为基础。

马克思的创新之处,是将斯密和费尔巴哈结合起来得出一种对异化劳动的说明。这就是,资本主义下工人的困境,是人的本质成为与他或她的存在相分离的方式的一个实例,即工人以并不表现他本质的方式来生活。从本质上讲,人是生产性的动物,但马克思断言,在资本主义下他们以一种非人的方式从事生产。现在回想一下,出现关于这一问题讨论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是一份没有出版的最初的草稿,因而必定包含一些不清楚的并且可以以多种方式解读的地方。不过,我将遵循现今通行的解释,在这一解释中,马克思认为存在四种主要的异化劳动形式。

异化劳动的第一个方面是劳动产品的异化。最初,对此有一种非常简单的理解。工人生产了一个对象,但对未来使用或占有这一对象却没有决定权或控制权。那么,从这种意义上讲,作为个人的工人与他的产品分离了,或者说与他的产品脱离了。当然,这种看法太陈旧和太浅显了。一旦我们开始思考能使作为集体的我们与我们的产品相异化的方式,事情就变得令人很感兴趣了。其中两个关键的概念是神秘化和支配。

正如我们已经注意到的,马克思强调指出,实际上,我们遇到的一切事物要么是通过人的努力创造出来的,要么是通过人的努力以某种方式加以转变的。这不仅包括明显的人工制品——我用来写字的钢笔,我坐的椅子,甚至还包括我们周围的“自然”景观。正如马克思谈到的:

……周围的感性世界决不是某种开天辟地以来就直接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而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历史的产物，是世代活动的结果，其中每一代都立足于前一代所达到的基础上……是由于社会发展、由于工业和商业交往才提供给他。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6页)

考虑一下作为当代一个例子的美国弗吉尼亚的谢南多厄国家公园 (Shenandoah National Park)。现在这一公园的很大一部分被官方标示为“荒野”，好像人们几乎从不知道那个地方有什么。然而，在这个世纪初期，这一地区大部分还是农田。它是在20世纪20到30年代期间由富兰克林·罗斯福的公共资源保护队变为国家公园的，而公共资源保护队则是设计用来解决由经济萧条造成的失业工人问题的若干公共工程中的一个。

于是，这里讲的第一点就是，虽然世界上那么多事物都主要是由人创造的，但我们却很少这样去想问题，从这种意义上讲，我们被我们的产品异化了。此外，我们常常倾向于认为它们当然就是这样。想想使你浴室的龙头流出清洁的热水和冷水所需工程的前前后后。然而，我们只是在生活用品被鲁莽使用而不能工作时才稍加注意。一旦我们想到我们之中几乎没有人真正知道普通的家庭用品是如何工作时，这种神秘化就完成了。我们之中谁能诚实地说他们懂得自己的冰箱是如何工作的，即使是在已向他们做了说明之后？我们人类创造出了一个我们完全不理解的世界；我们是我们自己世界中的陌生人。

我们不但被这些产品所迷惑，我们还被它们所支配。很快我们将了解到马克思有关我们在生产中被异化的理论。生产线技术是主要的罪犯。但是谁发明了这一技术？又是谁建造了它？是我们。因此，这是一个产品支配我们的例证。

然而，支配的思想比这还要深刻得多。考虑一下“你不能反对

市场”这句老话。我们已变得逐渐接受这样一种看法，即存在像“市场力量”这样的东西，如果你无视它们，你就要承担风险。就好像如果你无视自然的力量——地球的引力、磁力等等，你就很可能遭到不幸一样。例如，如果你是一个资本家，你周围的竞争对手开始降价，那你最好是跟着做，否则你将会停业。如果你的顾客决定不再选购你的产品，那你最好是去生产别的东西，这是相当重要的。

这里的教训是，资本主义经济使得一些行为方式合理化，也使得另一些行为方式不合理化。因而，你最好是做市场命令你做的事，否则你将会陷入困境。所以我们发现自己是受市场支配的。但什么是市场？简单地讲，它是无数人的有关生产和消费的决定积累起来的结果。那么，它是我们自己的产品。由此再次引出这样一种结论，即我们已被我们自己的产品所支配。纵然它是我们自己的产品，但它却不在我们的控制之下。例如，谁想让股票市场崩溃？但崩溃的情况却一次次地作为我们自己的个人行为的意想不到的结果而发生，而每一个人行为从他自己的方面来说可能看上去都是非常合理的。市场就像一个我们偶然创造出来的怪物，但它现在已统治我们的生活。正如马克思所说的，我们感受到“死的物质对人的完全统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85页）

那么，来自我们产品的异化就是一个由许多部分构成的丰富的思想。下一个范畴是生产活动中的异化。我们看到，这种关系来自复杂的劳动分工。现在人们清楚，劳动分工带来的问题并不是它将一种工作分解为几项更专门化的任务。高度专门化的任务可以是极具挑战性的和值得一做的。不管挑战否是在于其本身，劳动分工之内的任务仍可构成共同生产或协作的部分，这能提供完成工作的另一种形式。相反，马克思看出问题却是典型地导致工人技能退化的资本主义的劳动分工，在这种分工中，每一个人都被贬低到去完成一种高度重复、无需动脑的任务，而且丝毫不知道他们在整个生产过程中的地位。我们变得跟机器差不多，按照程序去一遍遍地做同样的动作。

这立即把我们引到下一个范畴,来自我们类存在(species-being)的异化。这里说的“类存在”概念来自费尔巴哈,但马克思赋予它一种新的理解。其核心思想源于这样的问题:什么是人的本质?什么使人成为一种与众不同的生物?

此时,马克思感兴趣的不是人的生物学意义上的特征。相反,他把人的类本质(species-essence)分为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种独特的人的活动是劳动,或者更准确地讲,是社会生产活动。当然,其他的动物也生产,如:河狸筑坝,蜜蜂造巢。但马克思指出,从人们能以精心设计和预见不到的方式根据他们的意愿和意识进行生产的意义上讲,人们能够自由地进行生产。在人们可以生产的物品的范围上不存在任何限制。但在资本主义社会,几乎没有人能享受他们类本质的这一方面。我们的生产过程表现的不是我们的本质,我们是以一种机械的、重复的方式进行生产的。这不是一种享受,而是一种折磨。

一个工人在一昼夜中有 12 个小时在织布、纺纱、钻孔、研磨、建筑、挖掘、打石子、搬运重物等等,他能不能认为这 12 小时的织布、纺纱、钻孔、研磨、建筑、挖掘、打石子是他的生活的表现,是他的生活呢?恰恰相反,对于他来说,在这种活动停止以后,当他坐在饭桌旁,站在酒店柜台前,睡在床上的时候,生活才算开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336 页)

我们的类本质的第二个方面,根据马克思的论述,体现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的另一条目上,这次指的是第六条。这一条中有这样一段话:“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60 页)我理解,这段话意指的是人们被卷入庞大的、高度复杂的劳动分工中,这种分工超出了所谓的狭义的生产领域。我们在艺术和文化上的成就,我们物质上的进步,都依靠包括

世界和整个人类历史范围内的合作。举一个人们熟悉的例子，据说世界上不存在能制造出一枝简易铅笔的单个的人。制造铅笔包含那样多的技能和有关不同材料的知识，以至它的生产超出了我们中任何一个人独自进行的能力。

因而，尽管我们自己很少想到这一点，但来自另一个星球的访问者却能注意到，人类陷入了一个巨大的合作的结构之中，生产的是将被用于全世界的物品，依赖的是世代积累起来的共有的知识。在任何一天，一个既定的人都会使用或消费物品，而这些物品的生产也许最终需要数百万的其他人的参与。于是，这展示了我们类存在的社会方面的特征。

当时马克思论证说，在资本主义社会，我们的类本质的两个方面都被异化了。我们已经简要地指明了第一个方面，即我们在生产活动中的异化。现在我们可以看到，这也是我们的类本质被异化的一种方式。在资本主义社会，绝大多数劳动力不是以运用他们独有的人的特性的方式工作的。他们不是运用他们的创造力、他们的足智多谋和他们的能力去应对众多不同的挑战和环境，而是以一种沉默的、重复的、单向的方式进行生产。他们的生产就如同动物一样，而不像人应该的那样。前边已经说过，对很多工人而言，一天中应用他们能力最多的部分，是在赶去和离开工作的路上。因此，正如我们看到的，马克思说只有在我们不工作的时候，我们中的很多人才觉得是人。

我们与我们的类本质相异化的第二种方式并入到最后一个范畴：与他人的异化。这里的基本要点很简单，就是我们没有意识到我们的类生活是什么。我们没有把我们自己想象为刚刚所描述的巨大合作结构中的成员，而把我们自己想成去工作挣钱，然后去商店花钱的人。我们是只有井蛙之见的人。正如马克思多少有点晦涩地提出的，我们把我们的类生活用作个人生活的一种手段。换句话说，如果我们不具有社会的类本质，我们追求我们自身利益的方式甚至会没有可能。然而，我们却完全无视我们生活中这一社会性的方面。我们很少考虑谁将使用我们制造的东西这一问题，对我们

购买的东西是如何得以存在的这一问题想的更少。除了我们直接关乎消费的决定以外,我们对一切都视而不见。

马克思论证说,在资本主义下,我们在劳动中的异化有四个方面:与产品的异化,生产活动中的异化,与我们类本质的异化,与他人的异化。但这还没有完。

货币和信用

货币是说明与他人的异化如何可能的核心部分。它起着一种我们很少能看透的幕布那样的作用。但这还不是货币具有的惟一不利的影响。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还极为赞赏一些文学作品中的批判,这从他引用莎士比亚《雅典的泰门》中一段很长的台词和歌德《浮士德》中的一段较短的台词就可以看出。马克思引用莎士比亚的台词是告诉我们,黄金“可以使黑的变成白的,丑的变成美的;错的变成对的,卑贱变成尊贵,老人变成少年,懦夫变成勇士”。(《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51页)

马克思在这里提出了几个性质不同但又相互联系的论断。首先是这样的论断,即货币颠倒和改变了它所触及的一切事物。货币更改、转变并贬低了人的关系。例如,人们应当被爱是因为他们可爱,或者,也可能是因为他们与其他人的家庭关系。然而,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一些人被爱也许是因为他们富有,其他人受辱骂也许是因为他们贫穷。我们应该钦佩那些通过他们的行为、远见,或他们对其他人的关心而受到尊重的人。但我们还得钦佩那些富有的人,而不问他们是如何变得富有的。其次,货币具有侵蚀性,每一事物或早或晚都有其价格。那些曾经出于情理去做的事情,即人们相互间应当做的事情,例如,照顾我们的孩子和我们年迈的父母,我们现在则花钱雇其他人来做。资本主义经济到处可见这样的现象,即人们相互出钱雇人去做那些我们曾经不考虑报酬去做的事情。用马克思和莎士比亚的话来讲,货币是“人尽可夫的娼妇”。(《马克思恩

格斯全集》第 42 卷,人民出版社 1979 年版,第 153 页)

第三个,也是最直接来自莎士比亚台词的论断,是“它使一切人的和自然的特性变成它们的对立物”。(《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2 卷,人民出版社 1979 年版,第 153 页)现在很清楚,这是一种巨大的夸张。但从根本上讲,这一思想,即在我们这样的社会中,对那些有足够的钱的人来讲什么事情都是可能的,但对那些没钱的人来讲生活将是无奈的挣扎,仍是有说服力的。举一个持久而贴切的例子,马克思考虑到教育。我们所有的人在理论上都同意,最多的教育资源应给予那些最能受益的人。然而,在纯粹的资本主义社会中,那些具有天资但没有钱的人将没有接受教育的机会,而那些虽然有钱但没有天资的人却可以享受他们希望的任何形式的教育。没有钱的需要将得不到满足,而以钱为后盾的怪想将得到纵容。

实际上,马克思说的第四个论断是,这种异化甚至影响着我们的语言。需要对人们来讲是自然的,人类世界完全取决于人们采取的满足相互需要的措施。然而,马克思说,在资本主义社会,有关需要的语言被贬低了。请求基于你需要的某种东西成了令人蒙受耻辱的事,成了乞求或哀诉。

如果这还不算太坏,那再来考虑一下信用制度,它也许是已发展到最高抽象水平的货币制度。对此,马克思说,是否向一个人提供贷款的决定对于他们可能甚至是生死攸关的事情。(人们怀疑马克思是否是从个人经验的角度讲的。)在这个不存在有形货币的金融制度中,个人成了货币的单位。其结果就是,要获得贷款,对一个人过去和未来的经济上的真实情况的了解就常常是必要的。人们不得不伪装自己。这反过来又制造了间谍和侦探的行业,专门记录经营和投资情况以发现“值得”向谁贷款。在这一问题上我们看到了以另一种方式被贬低的人的语言。“你的净值是多少?”和“你值多少钱?”这些都是关于财富和信用估价的问题,而不是关于个性的道德评价的问题。

最终的顶点是银行制度和股票市场。我们已经注意到它能对

我们做什么：它能搅得我们心绪不宁。

自由主义

马克思并不是他那个时代批判当时德国社会制度的惟一的人。在马克思看来，当时的德国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经济上都是落后的。它只是在哲学上处于领先地位。因而重大的政治变革和经济变革都是需要的，而政治上的改革尤为迫切。因为除了遭受到与先进国家相同的苦难以外，它还有其特殊的困难。当时的德国，特别是普鲁士，存在我们中的很多人甚至在今天都很难理解的歧视性法律。许多争论都集中在“犹太人问题”上，因为犹太人是法律歧视的对象，如不放弃他们的宗教他们就不能从事某些职业，就像我们在马克思的父亲那里所看到的情况一样。

在青年马克思进行写作的时候，普鲁士议会已提出改革以结束对犹太人的歧视。然而这一改革却被国王否决了，因而歧视依然继续。可以理解的是，普鲁士的自由主义者对此表示谴责，并继续为争取法律上的平等而呐喊。然而，马克思的朋友和伙伴，青年黑格尔派的布鲁诺·鲍威尔(Bruno Bauer)却写了两篇文章论证反对犹太人的解放。不过，对此需加以仔细理解。鲍威尔并不赞成歧视。但他论证说，为了要求与基督教徒同样的权利，犹太人需要承认基督徒所经历的奴役。在犹太人和基督徒都放弃他们的宗教以前，真正的解放对于他们二者而言都是不可能的。同时享有作为宗教成员——例如，作为“上帝的特选子民”——的私人生活和作为公民的公共生活，是不可能的。这显然不亚于费尔巴哈有关宗教的论证，后者认为，宗教对于享有我们的类本质是一种障碍，因而必须被超越。

我在前边已经谈到，马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一文中对鲍威尔的回答，是政治哲学中的伟大成果之一，尽管表面看来它涉及的范围相当狭小。由于马克思利用这一时机提出了一些根本性的问题，从而使我们有机会看到他思想的深刻和丰富。

马克思文章的很多细节问题无需我们在这里给予关注。不过，其中有一个重要论点，即马克思认为除非宗教被超越否则人们就不能享有平等的政治权利的说法是明显的胡说。马克思指明美国给出了一个很好的例证，在那里宗教的不同并没有阻止平等的政治参与，而且宗教繁荣到这样的程度，即“在美国也并不认为一个不信宗教的人会是正派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25页）（在一些群体中甚至今天还是这样）但马克思的真正贡献，却始于政治解放与某种新的东西即人的解放之间的区分。

政治解放的问题是享有“公民权”和“人权”。公民的很多权利集中在政治参与的过程中，如言论、集会自由，以及选举和竞选公职人员的权利。公民的其他权利包括思想和崇拜的自由。相比之下，人的权利被认为更具普遍性，按马克思所说应包括平等、自由、安全、财产权。这样，从本质上讲，要获得政治的解放，就要拥有公民和人的自由权利。

那什么是人的解放呢？令人恼火的是，马克思在这一问题上远不像人们希望的那样清楚。但有一个问题是毫无疑问的，即政治解放是不充分的。我们可以通过思考这样一个问题而看到这一点，这个问题就是，人的待遇在法律中无论多么单纯和平等，歧视却仍深深植根于日常生活中。举一个来自现今的例子。三十多年以来，在英国付给与男子做同样工作的妇女以较少的工资一直是违法的。然而统计资料表明，付给妇女少于男人工资的情况事实上在雇用关系的各个领域都存在。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即使人还没有真正摆脱某种限制，国家也可以摆脱这种限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26页）这种情况对每一部自由主义的法律而言似乎都是可维持的。任何法律都不能包括所有的可能性。无需违反法律的字面意义人们就能找到办法去雇用他们自己的社会阶级、宗教或种族的人，或满足他们的其他偏见。

为了使人理解他的论点，马克思利用了国家和市民社会之间

的区分。国家是公民的领域。在政治上获得解放的国家里，我们都是平等的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是丰富多样的权利的骄傲的持有者，互相视为自由的伙伴和国家的平等的成员。然而，在市民社会的层面上，即在日常经济活动的层面上，事情看上去就大不相同了。我们每个人都追求自己的利益，竞争和剥削都成为必需；嫉妒其他人的成功并决心抓住那些我们认为自己的东西。因而，我们每个人都过着一种双重的生活：平等的社会的公民生活和原子化的私有的个人生活。在马克思看来，这一可悲的真相是：原子化的市民社会是我们现实存在的层面，而高贵的国家的层面仅是一种共同的幻想。

我们现在能够理解马克思的国家是一种异化形式这一难懂的观点了。基本说来，其论点如下所述。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从本质上讲我们是社会的存在物，在极为复杂的劳动分工中互相为他人生产。然而，在资本主义下，我们却不能以一种适当的社会的方式去生活，而且，具有典型意义的是，我们理解不了或者意识不到我们的社会本质是因为什么才这样的。不过，马克思似乎认为，我们的本质必定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展现出来：某种异化的方式或其他方式。

宗教曾经能起这种作用。在新教改革运动之前，一个社区的所有成员都是同一教会的成员，他们一起祈祷，并且背诵有关在上帝的眼睛里每一个人都是平等的熟语。然而随着改革运动的深入，以及由此造成的教会分裂为常常极度相互轻视的教派，宗教再不能起（冒充的）共同体的作用了。但在这一时刻，政治上获得解放的国家出现了。自由主义正是对宗教争论的反应。虽然属于不同的宗教，我们却都可以是彼此平等的公民，因而能以一种新的，尽管仍是被异化了的的形式来展现我们的共有的本质。但事实却是，这种平等在很多情况下纯粹是嘴上说的。

现在我们已对马克思的致命打击有了思想准备。政治解放不但没有实现人类解放，而且还是严重的障碍。再来考虑一下人权：自由、平等、安全和财产权。自由就是在不损害他人的条件下做

任何事情的权利。平等就是被法律一视同仁地对待的权利。安全就是得到不受他人侵犯保护的权力。最后，财产权就是将这种安全扩展到对合法财产的享有。要作为公民，就要享有这些权利。它们是斗争得来的。然而马克思论证说，这些权利的每一种，都促使我们把作为我们同伴的人们视为对我们的威胁。这些权利规定了范围，把我们每一个人与其他人分离开来。人和公民的权利，就是维护我们原子式地存在的权利。因而，它们首先假定然后强化了我们相互之间的异化。

在适当的人类社会中，我们将通过我们与其他人的关系而发现我们的自由。适当的人类生活，是那种至少部分是为了他人的生活。然而，在政治上获得解放的国家里，我们得到的最多的却是互相防范。然而，马克思很快承认至少这对当时德国的情况而言是更可取的，虽然无疑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得到充分的保护。不过政治上获得解放的国家仍然遭受异化。对这一问题，我们还可以期待更多的东西。

45

解 放

但准确地讲，我们能够期待什么呢？这是马克思的早期著作中最令人失望和灰心的方面之一。我们知道，获得解放的世界将是一个不存在异化的世界，此外，它将基于共产主义者的设计来组织。但这观点本身告诉我们的东西太少了。

虽然如此，我们还是不应低估马克思的分析的独创性和深度。马克思确实向前迈出了极其重要的几步。当然，他不是第一个共产主义者，而且许多共产主义的观念都是在他之前提出的。典型的共产主义者会提出非常详细的方案，并在令人难以置信的细节问题上作出设计。这些空想家把自己说成是人类的伟大救世主，并宣扬他们的思想以求获得普遍的赞同。然而，与此同时具有典型意义的却是，他们对那些思想如何能超出极小范围而在一切问题上得到贯彻却没有任何思路。据说空想社会主义者查尔斯·傅

立叶 (Charles Fourier) 曾四处宣传, 如果任何一个富有的慈善家有兴趣讨论他们如何能设计一种实验形式以实现他关于共产主义社会的独特想象, 并为此提供基金, 那他每天都可在某一家咖啡馆等待。而且, 基于傅立叶思想的共同体的确在美国实验过, 尽管它们并没有存在多久。

46 我们知道, 另一个空想社会主义者欧文至少是有机会将他的理想付诸行动的, 这发生在他当经理的新拉纳克棉纺厂。但即使他本人也承认幻想破灭了。工人也许会有更好的工作和生活条件, 但要假定他们在任何真实的意义上都获得了解放, 这就会超出那种想象出来的东西的极限。欧文本人承认这一点, 认识到他除了提高生产力没能做更多的事情。他的工人仍然受剥削, 在他的命令下比奴隶好不了多少。

针对这一情况, 马克思论证说, 共产主义不是由知识分子、幻想者和空想家实现的, 而是由工人自身实现的。前进的方式是革命, 而不是善行和实验。当然, 革命必须由思想来指导, 但光有思想是不够的。在海格特 (Highgate) 公墓中马克思墓碑上, 铭刻的是《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最后的也是最著名的那段话, 即“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 问题在于改变世界”。(《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 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第57页)

马克思进而论证说, 除非工人参加将会带来解放的斗争, 否则他们将不会获得解放。

革命之所以必需, 不仅是因为没有任何其他的办法能够推翻**统治**阶级, 而且还因为**推翻**统治阶级的那个阶级, 只有在革命中才能抛掉自己身上的一切陈旧的肮脏东西, 才能成为社会的新基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 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第91页)

47 马克思是提出工人必须进行他们自己的革命的第一个重要的思想家。工人将在革命的烈火中得到改造。工人们将会理解他们真正

的需要和利益，以及他们的现实力量 and 他们的相互信任。如果他们仍停留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那种绵羊般软弱的状态，共产主义将会惨败。认识、自我认识以及动机的形成必须全部改变。马克思认为，它们可以通过积极的革命斗争而改变。只有通过进行这样的革命人们才易于接受它们。革命将达到什么目的？在我们探讨完马克思的一些其他思想以后，我们将在本书的后面把他有关这一问题的那些思路全都汇集在一起。

结 论

在青年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是一个全然异化的社会制度，从宗教到国家、劳动、货币、人的关系，甚至到语言，异化无处不在。自由主义的政治解放最终在某些方面把事情弄得更糟，尽管它在很多方面的确代表着进步。最终，现存的社会将被“超越”我们异化状态的共产主义社会所取代，而这将通过无产阶级革命来完成。我们应该，并且能够在多大程度上相信这些看法？我们将在第三章中再回到这个问题。

2

阶级、历史和资本

阶 级

48

我们已经看到对马克思关于“宗教是人民的鸦片”和“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这两个最重要命题的一些争论。这里还有另一个命题，它出自《共产党宣言》，这一命题就是：“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2页）因此，马克思论证说，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社会本身分解为两个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斗争。资产阶级是资本的拥有者和剥削者，无产阶级则是劳动者。因此，一些人是从事劳动的，另一些人则靠其他人的劳动为生。在马克思看来，虽然这种基本关系的确切形式将随着社会的变化而改变，但它近乎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现象。这种现象只有在这样的社会才能避免，即极为原始的以至于为了生存

每一个人都必须劳动的社会,和极为先进的已经实现了共产主义的社会。

现在你也许会问,那些靠其他人的劳动才能生活的人是什么人?当然,在这里我们指的不是失业者、上了年纪的人或依靠家庭的人。确切地讲,我们指的是那些上午把他们的红利支票存入银行,下午则在体育馆、网球场或俱乐部消磨时光的人。说得更明确一点,我们指的是那些拥有去做这种事情的财富的人。在那些除了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以外一无所有的人,以及那些拥有以这种或那种形式购买他人劳动力的财富(常常是继承来的)的人之间,存在着分裂,即便后者或许也从事劳动,但只是因为这是他们希望的生活方式。社会本身怎能是沿着阶级的路线而组织起来的呢?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思考了资本主义制度下阶级分裂的起源问题:

人们在解释这种……起源的时候,就像在谈过去的奇闻逸事。在很久很久以前有两种人,一种是勤劳的,聪明的,而且首先是节俭的中坚人物,另一种是懒惰的,耗尽了自己的一切,甚至耗费过了头的无赖汉。……于是出现了这样的局面:第一种人积累财富,而第二种人最后除了自己的皮以外没有可出卖的东西。大多数人的贫穷和少数人的富有就是从这种原罪开始的;前者无论怎样劳动,除了自己本身以外仍然没有可出卖的东西,而后者虽然早就不再劳动,但他们的财富却不断增加。例如梯也尔先生为了替所有权辩护,甚至带着政治家的严肃神情,向一度如此富有才华的法国人反复叨念这种乏味的儿童故事。……大家知道,在真正的历史上,征服、奴役、劫掠、杀戮,总之,暴力起着巨大的作用。(《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781~782页)

从最表层看,将社会划分为阶级关系也许被认为仅仅是一种统计学方法的运用。知道社会中的人们能以这种特殊方式加以分类是重要的事,也许我们认为这是对阶级进行“人口调查”的想法。正如同

我们也许想知道在总人口中有多少印度人,或有多少牙医一样,我们也许还想知道资产阶级的成员有多少。

然而,绝大多数研究者和社会科学家在阶级问题上想要做的事情比这要多得多。即便是那些会去调查衣服的尺码并将人们分为“大、中、小”类别的零售商,他们做这种事情也不是出于纯粹的好奇,而是为了知道生产人们所需衣服的理想的比例。因而,我们这里涉及的是一种预言性的或解释性的阶级概念。根据某种尺度将人们划分为不同阶级为的是预言或解释其他什么东西。在零售商的例子中,我们是在预见购买行为过程中按照尺码分类。市场的研究者和社会学家有他们自己另外的划分社会的方式以解释或预言其他的特征,这些特征常常与消费行为相关。

51

马克思关于阶级的论述也具有解释和预言的功能,但是更具重要意义和更具根本性的功能。我们已经看到,最初的分类是根据经济方面的情况,即人们拥有什么和为了生活他们必须做什么。阶级还被说成是互相之间的“斗争”。在很多情况下,这种斗争可能是个人的斗争:工人希望更高的工资和更短的工作日,资本家则希望更低的工资和更长的工作日。马克思注意到双方都有平等的权利,而“在平等的权利之间,力量就起决定作用”。(《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262页)《资本论》中的许多章节都用来详细阐述这种斗争。最初力量几乎都在资本家这一边,但由于工会的组织,工厂视察制度的发展,以及健康、安全方面的立法,平衡多少发生点儿改变,虽然每一次微小的胜利都是艰苦努力的结果。

这一过程的部分发展,体现在无产阶级成员中的那种意识上,即意识到他们在提高自身地位的那些问题上具有共同的利益。同样,资产阶级也开始意识到,虽然在经济上他们是竞争者,但在政治上他们最好是形成联盟以保护他们的共同利益。因此,马克思预言,在无产者和资产者双方个人的斗争过程中将发展出“阶级意识”,即每个人都将意识到他们自己是一个特定阶级的成员。这就使我们达到一个新水平,因为此时的阶级将能作为一个阶级来行动,而不是作为由仅仅偶然共同行事的个人构成的一个群体来行

事。马克思认为,从这种意义上讲,阶级是真正的主体,对它们的这种解释不同于市场研究者的解释。它们远远超出简便的分类形式。它们是世界历史的变革得以实现的工具。阶级之间的对抗的确为更人道的共产主义取代资本主义提供了机制。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我们才能超越阶级差别。因而,马克思声称,共产主义将是一个无阶级的社会。不过,我们的第一个任务,却是要表明马克思关于历史的基本理论:历史唯物主义。

历史

根据乔治·萧伯纳(George Bernard Shaw)在其《理智妇女的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手册》一书中的说法,马克思的历史理论告诉我们“社会前进是基于它的胃,而它的胃极大地影响着它的头脑”。马克思的理论讲的显然不只是这些,但这种说法至少是一个出发点。那接下来的是什么呢?以下是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书中试图作出的概括:

我……用“历史唯物主义”这个名词来表达一种关于历史过程的观点……这种观点认为一切重要历史事件的终极原因和伟大动力是社会的经济发展,是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改变,是由此产生的社会之划分为不同的阶级,是这些阶级彼此之间的斗争。(《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04~705页)

对于这一理论存在几种根本不同的理解,如果是别的某个人写这本书,那呈现在你面前的就会是一种相当不同的说明。虽然这种情况令人感到失望,但这种解释上的分歧却不应让人觉得意外。马克思从来就没有清楚而详尽地说明过他的理论。确切地讲,他的理论只是内含于并贯穿在他众多的论著中,并且需要加以重构。我将遵循的那种解释认为它给人以启示的东西只有两页话,在这两页话中马

克思简要地总结了他称之为一生工作的“指导线索”的东西，这两页话后来被德国民主社会主义者、恩格斯文稿的遗嘱执行人爱德华·伯恩斯坦(Eduard Bernstein, 1850—1932)称为对马克思观点的“简要而明确”的陈述，“在其他地方从未发现过同样清楚的陈述，有关马克思历史哲学的重要思想在别处是找不到的。”(《进化的社会主义》，纽约 Shoken Books 出版社 1961 年版，第 3 页)这两页话出现在人们现在所熟知的 1859 年的《序言》中，它是为了一本关于经济学的题为《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书写的序言。

这种解释的本质特征在于它认为马克思提出了对历史发展本质的系统论述，这一论述包括对未来历史过程的坚定的预见。其他的解释则认为马克思没有那么多的抱负，认为虽然马克思提出了很多令人感兴趣的意见以对社会做历史的理解，但他不那么赞同历史必须遵循任何特定的道路的思想。然而，1859 年的《序言》毕竟提出了一种非常系统的理论。不过你也许会问，如果马克思说这是他思想的指导线索，那为什么还要怀疑它作为马克思真实观点的概要的可信性呢？

然而，批评家们指出，《政治经济学批判》很快就被马克思的杰作《资本论》第 1 卷所取代，并且不再出版。马克思不再版《序言》这一事实使得一些人论证说，毕竟不应该认为《序言》具有那样核心的地位。(虽然公正地讲，我们应注意到有一段简略的类似论述作为注脚出现在《资本论》中，参见《资本论》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75 年版，第 20~23 页。)那些批评家还指出，它很难作为马克思思想的核心，是因为它没有明确提到阶级斗争。而这一著作必须通过警察的审查这一事实使得情况进一步复杂化：马克思会是故意掩盖了他思想的那些方面吗？

因而，在假定这短短的两页话在对马克思的解释中具有如此的重要性是否合理的问题上，存在激烈的争论。在这里，我们将采取不介入它们的简便方法来绕开这种争论，并且姑且假定，当马克思说所表明的那种理论体现了他思想的指导线索时，他意指的就是它。的确，马克思在《序言》中讲的大部分观点在其他很多著作中都

再次出现。不同之处在于，只是在《序言》中它们才全被放在一起来论述。

对于理解马克思的理论而言，有益的方法是在我们进入一些复杂的情况之前先来看看被简化了的情景。马克思的最重要的思想是，人类历史从本质上讲是人的生产能力发展的历程。我们人类与绝大多数动物不同的地方就在于，我们改造自然以生产我们所想和所需的东西。人类历史的推动力是我们的生产方法的发展，这些方法变得越来越复杂、巧妙和精细。在这方面我们不同于所有的动物。然而，这种发展总是发生于某一经济结构中——奴隶制、封建主义、资本主义，或有朝一日的共产主义。但经济结构是相互取代的。例如，封建主义转变为资本主义。如何解释这一情况呢？

马克思的思想是，经济结构的兴与衰取决于它们促进还是阻碍人的生产能力。在一定时期，也许是很长的时期内，一种经济结构将有助于生产能力的发展，激发技术的进步。然而马克思还认为，这种典型的情况将只能持续这样长的时间。任何经济结构（共产主义显然除外）最终都会开始阻碍进一步的发展。用马克思的术语来讲就是，它成了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桎梏”。技术恰恰是不能在现存的经济结构中发展的。在这一时候，这一经济结构被认为与生产力发生了矛盾。但这种矛盾不能无限期地继续下去。因而将会出现经济结构不能再维持下去的时候，因为它不能永久地阻挡进步——生产力的发展。统治阶级将开始失去其控制权，马克思说，在这一时刻，经济结构将会“崩溃”并导向一个社会革命的时代。正如一种社会形式被另一种社会形式所取代一样，一个统治阶级消失了，另一个阶级则成为统治者。这就是所说的资本主义如何取代了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又将如何变成共产主义。

无疑，在最后一句话之前，很多读者在所描述的这一理论中都发现不了任何可以反对的东西。人类历史是人的生产能力发展的历程，这看起来是很有道理的。社会形态的兴与衰是由于它们促进还是阻碍这种进步，这看起来也是很有道理的。但接受这些无害而堂皇的主张，给人的感觉似乎是你轻易地相信了历史唯物主义，而

这样做你就成了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是吗？

当然，问题可不是这样简单。例如，人们可能会接受这一理论的主要思想但却怀疑马克思试图引出的那些预见，这种情况是可能的。不过，在我们能够作出任何评价之前，我们还需要了解更多细节方面的情况。

到现在为止，我已谈到马克思历史理论中的两个确定无疑的要素：第一是人的生产能力，第二是经济结构。经济结构这一概念最好是根据奴隶制、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这些实例来理解。它的性质是由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表示的。例如，如果一个社会的生产是由工人，即出卖他们的劳动力给那些拥有财富购买它们的人进行的，那这个社会就具有资本主义的经济结构。如果一个社会的生产是由那些在法律上属于他人财产的人进行的，那这个社会就具有奴隶制的经济结构。因此，一个社会的独特的阶级划分的类型，是这一社会拥有的经济结构类型的标记。

我们现在需要添加第三个要素，即政治的和法律的“上层建筑”。它当然包括社会的法律和政治制度，如法律、法院及议会程序。马克思把社会想象为一个建筑物。处在最底层的为社会提供基础的是“生产力”，即到现在为止我们一直称之为人的生产能力的东西；在其上面一层我们拥有的是经济结构（也就是人们所说的基础，但这种用法会产生混乱）；在经济结构上面是法律和政治的上层建筑。

掌握了这些概念，我们就能以稍微更准确的方法阐述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主张。首先是人们所说的“发展命题”。这一命题我们已经接触过。它讲的是生产力趋于不断发展（换句话说，人的生产能力趋于不断提高）的问题。我们有能力不断地向前推进生产，从而在较少的时间里生产出越来越多的东西。接下来是两个“首要性”命题。第一个首要性命题讲的是，一个社会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它可获得的技术，将决定其经济结构的性质。马克思的《哲学的贫困》一书中有这样著名的例证：“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42页)

为什么会是这样?为什么一个社会可获得的技术的性质决定它的经济结构?在《雇佣劳动与资本》一书中,马克思以军队为例阐明了他的论点:

随着新作战工具即射击火器的发明,军队的整个内部组织就必然改变了,各个人借以组成军队并能作为军队行动的那些关系就改变了,各个军队相互间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44页)

换句话说,要有效地利用发展着的技术,我们将不得不改变我们的工作方式,而这种改变会导致权力结构的变化。举一个更为详细的军队的例子,考虑一下一种机动野战炮的发明。假定需要三个人操作它。在现存的军队关系中只存在一种合理地使用这种野战炮的方式,即让三个人中的一个人管理另外两个人。否则的话,在战斗中在什么时候使用这种野战炮和如何使用它的问题上就会出现争议,从而使它发挥不了效用,甚至起破坏作用。因此,必须使一个人最终说了算,即给予他管理另外两个人的权力。如果权力将要扩大到对任何事物,那这反过来又需要一整套制裁和惩罚那些胆敢不服从的人的制度的支持。虽然在军队的背景中这些关系的出现是非常明显的,但在作为整体的经济中情况也是如此,尽管这种情况更难以被察觉。考虑一下工业革命时期技术的巨大而迅速的发展。这种发展导致了劳动方式的空前变化,随之而来的是习惯、规范、所有权形式以及权力结构的转变。就互联网的发展改变了工作方式和经济权力而言,我们现今在较小的范围内也看到了类似的情况。

58

这将我们引向马克思的第二个首要性命题,这一命题讲的是,一个社会经济结构的性质决定其政治和法律的上层建筑的性质。其思想是,统治阶级的经济权力必须受到保护和加强,政治和法律的上层建筑使自己适应于造成这种情况。我们在谈论马克思的早期著作时已见过一种对这一命题的说法。自由主义国家把自己说

成是在个人之间的中立者,以及各种冲突的主张之间的仲裁人。在马克思看来这是一种伪装。真实的情况是,自由主义政府的存在是为了巩固资产阶级的利益。这正是马克思的社会理论所要研究的领域。虽然存在对自由主义国家的非常精巧的说明,但赤裸裸的事实却是人们非常熟悉的。大企业的影响无处不在:为政党提供资金,影响司法制度,左右选举日程,等等。简言之,法律和政治是为工业资本服务的。上层建筑服务于统治阶级的经济利益,因而是巩固这种经济结构的。

59

情况真是这样吗?如果是这样,为什么还允许工会存在?为什么大学还设立艺术院系及工程学院系(甚至允许讲授马克思主义)?为什么多国公司在它们的法庭诉讼中不是每次都能获胜?马克思主义者对这类问题也做了回答。虽然法律和政治服务于经济利益,但不是经济中的少数精英的利益,这一点也是广为人知的。因而资本主义需要资本家在为数不多的法庭诉讼中失败,并允许少量的人获得拉丁语学位,这样才能掩盖它的行踪。它不能表现得太露骨。

对于那些相信这种回答的人来讲,这是令人满意的见解。但那些不相信这种回答的人却可能感到更加灰心丧气,因为任何明显地起着反对资本家阶级利益作用的政治和法律上的证据,都被马克思主义者作为资本主义使人们无法追踪它的杰作的进一步的例证。那种认为每一种情况都能被用来证实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的想法,受到它尖刻的批评者的嘲笑。卡尔·波普(Karl Popper, 1902—1994)在1919年还是在维也纳读书的青年学生时,写下了他的这种感受:

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不能在翻开一张报纸时,在每一页上都找不到对他有关历史的解释的确定性的证据,不仅在它的新闻版中找不到,而且在它展现这张报纸阶级基础的介绍中也找不到,当然,尤其是在这张报纸没有说明的那些东西中也找不到。(波普:《猜测和反驳》,伦敦,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35 页)

然而,明智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说法则是,现实生活中的政治是由包括阶级斗争在内的很多因素决定的,在阶级斗争中,工人,甚至知识分子有时会获胜。但在长时期内,资产阶级会在重大的政治和法律斗争中赢得绝大多数的胜利,至少,只要他们在经济上居于统治地位,情况就会是这样。

不过,让我们继续向前。我们已经了解了发展命题(人的生产能力不断趋于提高)和两个首要性命题,它们一起告诉我们经济结构的本质是由生产力来解释的,上层建筑的本质又是由经济结构解释的。我们还应补充一点,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也是由经济结构的需要所决定的。正如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和《共产党宣言》中都谈到的:

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不过是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不过是以思想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因而,这就是那些使某一个阶级成为统治阶级的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因而这也就是这个阶级的统治的思想。(《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8页)

这里提出的是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理论。这样看来,例如,这一社会不仅拥有私有财产制度和相关的私法组织,我们还有非常坚决的反对偷盗的道德戒律。我们不仅需要雇用劳动制度和详尽的雇用劳动法规,我们还需要在内心树立这样的态度,即失业几乎是一种道德缺陷,即使是在非自愿失业的时候也是如此。因此,我们看到的不仅是法律和政治对资本主义需要的迎合,而且人们具有的那些观念也是以相同方式产生的,其中包括道德、宗教和形而上学的观念。(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2~73页)

不管马克思的理论怎样使人非相信不可,或者相反,但到目前为止仍有一个问题不很清楚,这就是它与共产主义的出现的思想有

什么关系。人们相信到现在为止所讲的一切,然而对共产主义的可能性却没有任何看法,这种情况不可能吗?实际上,到目前为止,我们对于一种经济结构如何让位于另一种经济结构几乎还没有任何了解。

当然,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不但有结束而且有开始。这就是说,在资本主义之前存在着封建主义。为了获得能使我们弄清资本主义如何会灭亡的问题的深刻见解,我们将考察一下资本主义的产生。根据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的说法,封建经济结构的让位是因为它们不能发展生产力。它们最终被资本主义经济结构取代了,而后者则能发展生产力。

恩格斯在其有很大影响并且极具可读性的小册子《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书中,以及马克思在其《资本论》第1卷的极为精彩的最后几章中,都谈到了封建主义的悲哀结局的发生过程。封建主义下的生产——这里讨论的是城市中的生产而不是农业中的生产,是在行会制度的限制中进行的。一个人要生产任何东西并将其出售,必须是相关行会的成员。而一个人要想成为行会的成员,就必须为获得许可证而付出代价,即从当地的领主那里去购买,而且许可证一直是供应不足的以维持其价格的上升,从而使领主获得最大的收益。

为此,封建社会的生产者受到法律保护免于竞争,并以仅对新人会的人传达“同业秘密”的方式进一步保护他们自己(很像魔圈)。因此,封建的手工业是由工匠和学徒以由来已久的方式进行的。我们看到,在马克思眼里,它是非异化生产的范例之一。

由于它受到保护,因而在这一制度中对任何人而言,都不存在通过在生产单位中采用劳动分工去打破这种默契循环的内在的激励。当然,那里存在马克思所说的劳动的社会分工——一些人生产椅子,一些人生产鞋子,但每一个工匠都倾向于生产作为整体的对象。无疑,那里也存在某种劳动分工,让学徒做点儿容易做的东西,或做点儿不显眼的东西,但不存在像我们看到的与资本主义下生产线技术有关的集中于细微工作情况。

这样说来,封建主义显然束缚人的生产能力的发展。它阻碍采用新的、高效率的生产形式。在新的、高效率的生产形式中,生产一种单一的商品可能是很多人结合的工作,每一个人都是生产过程中他们那个小范围的能手。亚当·斯密(Adam Smith)曾对劳动分工的奇迹有如此深刻的印象,以至于在其《国富论》的一开始讲的就是一个针厂的一个日工。斯密声称,一个非熟练工人单独劳动,一天能勉强生产1根针,而且肯定不超过20根。但斯密注意到,现代的制造厂把1根针的生产分解为18种独立的工作,并且声称,在一个将这些任务分配给10个人,每个人都只是一种或两种任务的能手的工厂,有可能一天生产48 000根针,而让每一个工人都独自工作最多也许生产200根针。斯密论证说,无论什么地方只要采用劳动分工,生产都会显著地增长。(当然,正如我们已了解的,斯密不是没有看到这种基于工人工作特性的安排所造成的愚蠢的结果。)

马克思说,由于封建主义缺少刺激,它不能利用劳动分工的潜力,这导致了它的垮台。他写道,一个新的、其财富来自对美洲和殖民地的掠夺的冒险家阶级,能够超出封建城市在物质和法律方面的限制,在海港或乡村开创生产。

美洲金银产地的发现,土著居民的被剿灭、被奴役和被埋葬于矿井,对东印度开始进行的征服和掠夺,非洲变成商业性地猎获黑人的场所:这一切标志着资本主义生产时代的曙光。(《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819页)

生产更便宜的商品,并将其销售到相同的市场,这个新的工厂主阶级最终取得了经济上的优势,并取代了当时已经过时的行会生产者。这是封建主义垮台的核心。

于是,马克思在1859年的《序言》中区分了“社会革命”与“人们借以意识到这个冲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简言之,意识形态的形式”。(《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3页)无疑,对这种区分可

以有多种方式的理解,但其中一种方式是假定马克思做出的是经济上的革命和政治上的革命的区分,前者是一类经济结构取代另一类经济结构,后者是新的阶级掌握了正式的政治和法律权力。因此,领主出售许可证给行会的封建关系就被资本家和工人的关系所取代。这种取代不仅包括新的生产方法,而且包括新的权力结构和期望。学徒是怀着有一天他会成为自己拥有权力的行会师傅这种合理的希望去工作的。但任何一个以为按照事情的自然发展他将成为一个资本家的无产阶级成员,都会有另一种想法产生。

这样,我们就了解了经济革命是如何发生的,至少是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有关论述。但政治革命又是如何发生的呢?虽然从他们的历史著作中的观点来看,政治革命具有重大的意义,但恩格斯却把这种革命,至少是在英国发生的这种革命,描述为一连串相对次要事件的长期发展的结果。它可能始于1688年的“光荣革命”,在这一革命中,詹姆士二世被废黜,威廉和玛丽掌权,并且还确立了1689年的《权利法案》,这一法案规定了议会对国王的支配地位。最终的胜利是在1846年随着《谷物法》的废除而取得的,《谷物法》一直阻止谷物的进口,因而人为地维持谷物的高价格,以及由此而来的粮食的高价格。这次胜利被说成是工人的胜利,但真正的受益者是资产阶级,因为他们能够支付更低的工资而又不使他们的工人饿死。失败者是贵族地主,他们丧失了其受到保护的市场地位以及与这种地位相连的额外的好处。以国王形式出现的贵族统治,虽然缓慢但确定无疑地被由资产阶级控制的议会所取代,所保留的“受宪法制约的国王”不过成了名义上的首脑。更为迅速而且更令人激动的事变接下来发生在法国,当然,结果是相似的。

全部要素此时都就位了。封建经济结构束缚生产力的发展。一旦机会出现,新的阶级就试图建立其他类型的经济关系,这些关系能利用更为发展了的生产力,并加速它们的进一步发展。作为结果而产生的经济结构削弱了封建贵族的政治控制,随后逐渐激化的革命最终从他们那里夺取了这一最后剩下的堡垒。

一个新的资本主义的时代因而诞生了。资本主义的经济结构最终与资产阶级的统治结合起来。换句话说,上层建筑巩固和稳定了新的资本主义的经济结构。主要是由于资本主义的内在的竞争本质,生产力的发展一浪接一浪地向前推进,资本主义释放出先前梦想不到的技术进步,这一情况一直延续至今。正如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说的,这是因为“资产阶级除非对生产工具,从而对生产关系,从而对全部社会关系不断地进行革命,否则就不能生存下去”。(《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5页)要么革新,要么死亡,这就是资本主义的逻辑。

当时马克思确信,就像封建主义曾经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一样,资本主义最终也会这样。马克思在当时的确认为,他正在亲眼目睹这一进程。资本主义的竞争将从技术进步的动力变为主要的障碍。但这种情况如何能发生?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存在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经济分析中。

资本主义经济

《资本论》第1卷是19世纪最伟大的革命著作,是一本最高级别的造反教科书。然而,它却是以一种令人惊奇的平凡而普通的方案开头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社会财富,表现为‘庞大的商品堆积’,单个的商品表现为这种财富的元素形式。因此,我们的研究就从分析商品开始。”(《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47页)

每种商品都可以被理解为是一种“使用价值”,即具有某种特殊用处的物,和一种“交换价值”,即某种可以特定的比例与其他商品交换的东西。马克思认为,使用价值这一概念相对说来不难理解,因为常识或科学能告诉我们为什么商品具有它们具有的那些用处。所有的社会要存在下去都必须生产使用价值(具有使用价值的物)。交换价值可能是使我们感到更为奇怪的现象。商品互相交换的比例是由什么来解释的?为什么1夸脱小麦与x英担铁具有相同的

价值？马克思的回答是，每种商品的价值都取决于它包含多少劳动（生产这些物品的劳动，生产用于生产它们的机器的劳动，获得生产这些对象所需的原材料的劳动，等等）。简言之，最终的劳动投入的数量解释所完成的商品的价值。各种具有相同劳动投入的商品会具有相同的价值。这解释了交换的比例。交换价值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出现的现象。因为它只能出现于那些进行交换的社会中。

为了将劳动（交换）价值论表述得更为严谨，马克思论证说，一种商品的价值是由生产它所需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所决定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指的是，“在社会平均的劳动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下制造某种使用价值所需要的劳动时间”，它的提出是为了避免“懒惰的或不熟练的工人”的问题。如果价值是由实际的劳动时间决定的，那么，一个由迟钝的工人生产的商品就会比由优秀的工人生产的完全相同的商品具有更多的价值。提出价值不是与实际的劳动成比例而是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成比例这一思想，就是为了避免这种荒唐的结论。这样，我们也就了解了马克思有关劳动价值论的最初陈述。它是作为一种相对价格理论而提出的。（虽然根据马克思在《资本论》第3卷的论证，它的最后的情况是极为复杂的。我们这里将把这个问题放在一边。）

到目前为止，有关劳动价值论的论述并没有什么革命性的东西，无论从经济方面还是从政治方面来看都是这样。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在这之前都对劳动价值论作过不同的描述，同时他们还有很多追随者。但马克思觉得他能提出使问题更为深入的见解。首先，虽然其他经济学家已经对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作了区分，即前者指一个产品可用于什么，后者指一个产品可卖什么价，但马克思声称，如果劳动创造的产品具有这双重的特征，那它也就必须从两方面来考虑。马克思特别强调，劳动必须既被看作“具体劳动”，又被看作“抽象劳动”。具体劳动创造使用价值，它是具有特殊的类别和目的的劳动，并创造具有特殊的类别和目的的商品。抽象劳动创造交换价值。它具有的只是一

种相关的特征：它的持续时间。它创造的对象 的惟一相关特征是对对象的价格。因此，资本主义下的劳动就同时既是抽象的又是具体的，其产品既是使用价值又是交换价值。在 1867 年写给恩格斯的一封信中马克思说，关于“劳动的二重性”的论述是“我的书最好的地方”之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1 卷，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331 页）

为什么对劳动的二重性的论述会如此重要？这个也许只是内含于《资本论》中的论点是，劳动的二重性提出了资本主义生产中的一种可能的冲突或分裂。就生产使用价值而言，一个人想要生产的是充分适合其目的的对象。一件衬衣应当是舒服的、合体的、耐用的，等等。然而，从交换价值的观点来看，全部问题都在于它的价值是多少，以及类似的产品能在未来继续出售。因而，对衬衣而言，重要的问题是不要太耐用。生产必须符合两种目的：对使用价值的创造和对交换价值的持续的创造。对后者的要求也许会损害前者，并阻碍我们作为生产的人的本性的实现（异化的另一种形式）。

69

那么，这就是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经济的第一个主要的深刻见解。第二个深刻见解涉及的只是交换价值，特别是资本家如何能获得利润的问题。我们都可能知道的回答是贱买贵卖（如果你能做到的话），虽然这种回答从一方面看过于简单。但这种回答不足以解释普遍意义上的资本家如何能获得利润。也就是说，整个资本主义经济如何能够年复一年地得到利润的回报？按照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讲话中的说法，这是一个让所有以前的经济学家感到困惑的问题。

为了阐明这一问题，让我们考虑一下两种类型的经济之间的明显差别，这两种经济都包括商品的生产以及它们的交换。在第一类相对不发达的经济中，个人生产货物，或马克思所指的商品，然后出售它们以获得购买自己所想要或所需要的商品的货币。一个皮匠可能会生产鞋子，然后出售它们以获得购买食物和衣物的货币。马克思把这描述为“商品流通”：

C—M—C

在这里，C 代表商品，M 代表货币。劳动者生产商品，出售它以获得货币，然后购买和消费其他商品。过程至此结束。

70

现在考虑一下工业资本家的行为。他或她购买各种商品。这些东西都趋于进入劳动、工厂和原材料的范围。这些东西结合在一起生产出一种新的商品，然后再被出售。但是，除非在这一流通结束时获得的货币多于在开始时预付的货币，否则去做这种麻烦的事显然就是毫无意义的。所以，马克思还描述了他所说的“资本流通”：

M—C—M'

在这里，M 指的是预付的货币，C 指的是购买、加以改变然后出售的商品，M' 指的是在生产的商品卖出时获得的增加了的货币的数量。为了获取利润而预付的货币被称为“资本”（因此有了“资本主义”）。这种情况的最纯粹的形式是银行业，它产生出短期而容易的流通：

M—M'

这种纯粹为了得到增值回报而预付货币的方式，不会因生产或销售而弄脏人的手。

于是，在马克思所说的 M—C—M' 这一资本主义生产的范式中，资本家获取了利润。马克思的问题是：如果每种东西都是根据它的价值来交换，这种情况怎么可能发生呢？这就是说，在价格不断变化的市场中，假如我们幸运，我们就知道如何获取利润。但如果价格保持不变，利润又是从哪里来的呢？如何实现平衡呢？我认为，我们必须承认这是一个难题。现今我们已经如此习惯这样一种模糊的想法，即不知怎么资本主义就年复一年地获得实在的利润，

71

59

“投资”不知怎么就自然而然地带来回报，以至我们都忘了去问：这种利润是从哪里来的？

马克思想要我们适当加深对这一难题的印象，因为他认为自己是经济思想史上第一个能解决这一难题的人，而且用了很大的篇幅来探究摆脱僵局的方法。最终，他使我们了解了这一秘密。他说道，肯定存在一种在对其使用中创造的价值多于其价值的商品。而且他告诉我们，就存在这样一种非常特殊的商品，这就是劳动力。假定我，一个富翁，或资本家，雇用1个工人1天，因而购买了“1天的劳动力”。这要花费我多少钱？此时受过教育的你，至少是了解商业知识的你，会根据初等经济学的理论开始谈论供给与需求、这一工作需要什么样的技能、需要做这一工作的有才能的人是如何稀缺，也许还有这一工作是多么令人不愉快等问题。但在马克思看来，这一切都是表面上的，劳动力价格的最终决定与其他任何商品价格的决定是一样的。也就是说，是由生产它所需的社会必要劳动能力的数量所决定的。

这似乎是一种奇怪的想法。用来生产1天劳动能力的东西指的是什么？它指的是用来生产维持工人1天生活所需的商品的时间。不只是食品，而且还有住房、衣物等方面的需要（在一些地方，马克思还谈到了维持工人家庭生活的问题，不过我们可以把这一复杂问题放在一边）。此外，生产受过高级训练的工人比生产一般工人的费用要多，根据马克思的分析，这是他们为什么具有更多价值的原因。训练的费用分布在他们全部劳动生活的生产中。

那么，在马克思看来，劳动力是与任何其他商品一样的商品。它可被在市场上依其价值进行买卖。这样，让我们采用一个被经济学家如此热爱的简单模型，假定一个工人为了生活下去需要一筐商品，筐中的商品包含总量为4小时的其他人的劳动（即当一切东西都加进计算时生产这些商品要用4个小时）。此时，工人一天的价格将是筐中商品的成本价格。换句话说，一天的工资将是足够生产这些商品的货币的数量。为了创造相等数量的价值，工人必须工作4个小时。这4个小时被认为是“必要劳动”（不要与早些时候讲的

“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相混淆)。必要劳动实际上是工人创造他或她的工资的价值而需要做的。在这一例子中,我们认为,必要劳动相当于4个小时。

但是,富翁当然不会让工人完成4个小时的劳动后就回家。相反,由于已经付了一整天劳动的工资,那就要求一整天的劳动。让我们假设,在那些相对人道的时代,一个标准的劳动日是8个小时(马克思本人更为熟悉的是工人平均每天工作11个小时,每周工作6天)。我们已经知道,前边4个小时的劳动被认为是必要劳动,它创造的价值用来支付工资。后面4个小时的劳动则是**剩余劳动**。剩余劳动创造剩余价值,根据马克思的分析,剩余价值是一切利润的来源。正是上述情况造成了预付货币和所获货币之间的差异。“榨取”剩余价值的过程被称为“剥削”。我们终于来到马克思的伟大发现之处。资产阶级的一切利润说到底都是剥削工人的结果。因为按照这种说明,利润完全没有其他方面的来源。

现在你也许会认为,要么这种说明把工人说得太傻了,要么马克思的分析肯定存在某种问题。因为如果工人拥有这一不可思议的有价值的东西——劳动力,那为什么他们不将其留给自己,或至少将其卖一个像样的价钱呢?

马克思说,他们为什么不将劳动力留给自己从而充分利用其赚钱的潜能,原因就在于他们不能。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存在的条件之一,是必须存在一个具有讽刺性的,在“双重”意义上自由的工人阶级。首先,他们必须摆脱封建束缚,否则那些束缚会阻止他们进入任何类型的市场交易;其次,他们必须“没有”独立获得生产资料的机会。换句话说,他们必须既能为资本家工作又需要为资本家工作。他们对其自身所受剥削的默认只是因为他们没有任何其他选择。由于他们没有任何东西可用来工作或用以进行工作,没有土地或其他资源,因而他们不能为自己工作。这样,他们就只能将他们的劳动力出租给出价最高的人。

这种情况在马克思的“不幸的皮尔先生”的故事中得到了很好的说明:

皮尔先生把共值 5 万镑的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从英国带到新荷兰^①的斯旺河去。皮尔先生非常有远见,他除此以外还带去了工人阶级的 3 000 名男工、女工和童工。可是,一到达目的地,‘皮尔先生竟连一个替他铺床或到河边打水的仆人也没有了’。不幸的皮尔先生,他什么都预见到了,就是忘了把英国的生产关系输出到斯旺河去! (《资本论》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75 年版,第 835 页)

换句话说,这些能在那时的新荷兰自己获得土地的理性的个人,很有可能选择这样做而不会选择将他们的劳动力出卖给资本家。因而,大体说来,马克思认为工人出卖他或她的劳动力只是因为不存在什么真正的选择。

然而,即使他们必须出卖他们的劳动力,那为什么卖得这样便宜? 劳动力毕竟是具有特殊价值的商品,是市场上惟一能带来利润的东西,而且似乎还是非常丰厚的利润。难道这不意味着资本家在相互竞争中力图尽可能多地得到它吗? 这种竞争难道不会抬高劳动力的价格,从而给工人以不断增加的像样的工资吗?

这种论证看起来不过是对供求规律的简单应用。如果劳动力被认为是有价值的,那对它的需求将会很大,因而价格将会上升。如果劳动力的供应是不变的,就像它看上去的那样——因为毕竟不存在“劳动力工厂”,那按照抽象的理论,它将会非常短缺而且价格必定上涨,即使是在已无利润可赚的时刻。所以,一些人论证说,马克思完全是错误的。在一个适当发挥作用的自由的市场中剥削甚至不能存在,这倒是资本主义的一个普遍的特征。

然而,确信剥削肯定存在的早期社会主义者也意识到供求规律的存在,并试图尽力解决那个相同的引起麻烦的问题。如果劳动力的供给不管怎样能随着增长着的需求而增长,那这会有助于保持工

^① 澳洲的旧称。——译者注

资的低下,从而使资本主义是剥削工人的论证得到挽救。因此,一些社会主义者特别指出,随着工资的上升生活水平也将上升,这将鼓励工人多生孩子,从而增加劳动力的供应。于是,这将使劳动力不那么短缺,并导致工资将再度下降。

这也许是独创性的想法,但遗憾的是,它有两个缺陷:首先,根本不存在生活水平的上升将导致人们多生孩子的证明。如果稍加区别地讲就是,相反的情况似乎也是真实的。其次,即使存在这样一种倾向,那抚养孩子的时间也太长以至影响不了劳动力——在马克思那个时代至少得6年时间!甚至这也太慢了以至产生不了要求降低工资的压力。

马克思本人的解决方法也集中在劳动力的供给上,但却是一种极为不同的方法。他的方法从考虑工资趋于上涨时个别资本家的行为开始。工资的上涨将影响利润的获取,因而,资本家将会日益不顾一切地采取任何最有可能恢复利润的措施,而且如有可能,就要一直维持对其他竞争者的优势。

76 一旦工资下降,雇用人就会是合理的选择,即使这时也可以用机器完成同样的工作。在印度,很多人都会看到劳动者的这样的情景:坐在路边将大石头打成碎块,以生产用于建筑的石子。一台机器可以完成数百人这样的工作。但如果工资非常低而机器又很贵,那为什么要用机器呢?不过,由于工资成本的上涨,曾经是不经济的情况又会变成是经济的,资本家会开始寻找节省劳动力的机器。马克思的一个强有力的思想,是劳动者最终的工作是制造那些将取代他们的机器。

对一个资本家来说是合理的事情对其他资本家很可能也是合理的,于是,面对工资的上涨,将出现一种通过购买节省劳动力的机器而减少劳动力成本的普遍的倾向。每一个资本家的行为都是单独的,都是为了追求他或她个人的利润。但每一个资本家都很可能是以恰恰相同的方式行事,从而不经心地创造出一种完全无意的但却使资本家们都非常满意的结果。由于工人被机器取代了,因而不需要的工人就被解雇了,这就又恢复了马克思所说的“产业后备

军”。我们还记得那种说法，即工资的上涨是因为劳动力的短缺。好吧，为了应对这种情况，每一个资本家都采取特殊的措施，这些措施恰好导致了工人的大量过剩，因而，劳动力不再短缺了。这样一来，因劳动力短缺而上涨的工资将会再次回落。资本家获得了两次胜利。所需的劳动力更少了，而且现在工资可以付得更低了。马克思论证说，工资将回落到它们的价值，实质上即回落到维持生活的最低工资。

对“雇用周期”的这一说明是值得思考的。马克思的理论是，产业后备军对于资本主义的运行是必不可少的。它对那些被雇用的人的渴望而言，是一种“重负”。只要还有其他人想获得他们的工作，他们的工资就将总被压低。在“繁荣”时期，产业后备军会减少，工资能超出它们的价值。但这种好的时期不能持续下去，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些机制的存在将使工资回到原来的情况。

这一分析的意义极为重大。首先，它包含这样一种主张，即资本主义必须包括作为其正常运行一部分的雇用周期。无论在短期还是长期内都不存在均衡的趋向。相反，资本主义经济必须根据动态的时期来理解，因为它们都要经历有规律的周期。所以，政治家们长期以来梦寐以求的永久性的充分雇用不过是一种幻想。正像我们已经看到的，根据马克思的分析，任何接近充分雇用的情况都将是短期的现象。那些反对工资在上涨的辩解注意到了这一点。

其次，我们应当注意到，工人也是消费者。当他们相对来说富裕的时候，他们会购买更多的东西，从而刺激繁荣，但是一旦失业，他们的购买力实际上就消失了。这样，资本家将会看到他们销售额的下跌，这将导致库存积压，而且在一些情况下会将他们推向破产的边缘。“在危机期间，发生一种在过去一切时代看来都好像是荒唐现象的社会瘟疫，即生产过剩的瘟疫。”（《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8页）

换句话说，与雇用周期相伴而来的是商业的繁荣和衰退周期。马克思是在1843年通过恩格斯而注意到这一周期的，从那时起它一直是让经济学感到恐惧的妖精。至今还没有一个经济学家设计

出消除这种具有破坏性的繁荣和衰退周期的方法。当然,他们已经发现了减轻其影响的方法——这与马克思的它会变得越来越糟的预期相反,但他们根本无法完全消除它。如果马克思是正确的,那就正是在这一点上。

最后,值得评论的是一种人道主义的呼吁,这是由那类可爱的给报纸写信问“为什么,哦,为什么?”的人提出来的。在高失业率的时期,发现人们工作过长的时间,或者,至少长于他们更愿意的时间,也是很平常的情况。假定我们有10%的人失业和每周工作40个小时。人们一次又一次地发现,只要我们根据恰当的比例去减少周工作时间,我们就可以消除失业人口。既然如此,我们为什么不这样做呢?

一种回答是,在资本主义经济中,没人负责使这种提议成为现实。但马克思的更为理论化的回答会是这样:在任何情况下,这种提议都是不可能的。消除失业意味着资本家不能以具有实质意义的解雇来威胁工人。因此,这将消除资本家在讨价还价上的优势,并因而会不可避免地导致提高工资和改善工作条件。虽然对工人来讲这是显著的改善,但对资本家来讲却是灾难,后者会再次开始寻求节省劳动力的机器。这样一来,全部肮脏的生意就会重新开始。

79 上述情况的寓意在于,为了有利可图资本主义需要失业人口的存在,而且它包含着实现这一目的的机制。写给报纸的信再多也不会产生什么影响,更不会使人们遵从信中的指示。如果我们能拥有一种永久的充分雇用的经济制度,那它就不是资本主义了。

此时,人们对此也许会提出反对意见,因为关于这一切确实存在某种令人非常困惑的东西。如果所有的利润都是来自劳动,那对资本家来讲,解雇工人并用机器取代他们不就是完全没有道理的吗?这不是一种减少利润而不是增加利润的方式吗?

马克思对此的回答是:既是又不是。考虑一下一个资本家个人的行为。这个人购买商品以使生产得以进行。这些商品构成了生产的成本,这个资本家是把利润作为全部成本的利润来计算的,而

不管钱是用在工资上、机器上、原料上、动力上或其他任何东西上。没有一个资本家会想到用假定利润仅仅来自劳动的劳动价值论来计算利润。因而在他看来,节省就是节省,不管它是来自哪里,而且它能够潜在地增加利润。假如收益依然稳定不变,成本的任何缩减都意味着利润的增加。

因而,看起来只要资本家购买节省劳动力的机器,他们就能通过削减劳动力而增加其利润。但这不等于承认马克思相信劳动是全部利润的来源肯定是错误的吗?别急着下结论!马克思的论证是,虽然劳动在作为整体的经济中是全部利润的来源,但利润是哪里创造的也许不等于它是在哪里获得的。我们应当这样看问题。否则将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劳动密集型产业,如手工生产花边,会不可思议地获利,而高度机械化的产业,如炼油,则几乎根本无利可图。所以,我们需要基于宽泛的经济来思考问题。虽然个别的资本家也许能够通过削减劳动力来增加他或她的利润,但最终其他的资本家将受损。在这种经济中将存在较少的总体利润,尽管我们那个刚刚解雇了一些工人,现在只有较少劳动力的英雄将能获得较大的利润份额,至少在其他人的竞争赶上来之前是这样。

这是以“多人的囚徒困境”而闻名的博弈论中的一个经典结构的例证。一个特定的人从个人出发所采取的最合理的行为,一旦它代表着一种普遍的行为模式,对作为一个整体的集体来讲可能就是一种灾难。这是一个极具普遍性的问题,而且也是造成这样一种情况的原因,即听任自己的渔民在一些情况下过度捕捞以致使渔业资源到了近乎灭绝的地步。对于任何一个渔民来讲,力图尽最大可能增加产量都是合理的,即使面对捕获量下降的情况也是如此。但如果每个人都这样做,我们就会急剧地陷入深渊。对个人来讲,尽可能多地捕捞鱼仍然是合理的,但当每个人都这样做时,对集体来讲就是可怕的。

根据这种分析,资本家们就处于类似的困境中。每一个资本家都想增加利润,并因工资的上涨而必须减少劳动力的成本。但当每个人都这样做时,那就意味着用于劳动力成本的那一部分钱减少

了。这转过来又意味着这一经济中的利润率将会下降。而这实际上正是马克思所预言的。因为用于不断增长的先进的机器上的钱越来越多,用在劳动力上的钱的比例越来越少,因而一般说来,我们可以料想到利润率的下降。当然,还存在很多更为复杂的情况,但这至少是马克思假定的“利润率下降规律”的核心问题。马克思看来是要论证,超过一定时期资本主义下的利润率将会下降……下降……再下降。(他的这一预言正确吗?结果是,利润率实际上是很难计量的东西,而且无论以这种方式还是那种方式似乎都不存在没有争议的证据。)

我们已经看到对于资本主义的两个互补的威胁。除了利润率下降之外,我们还看到了马克思对从繁荣到破产的周期的分析。资本主义的危机将会一个接一个,随着不断增强的贸易全球化以及正在发展的对所有活动的共同限制,每一次危机的破坏性都比它前一个危机的更大。那么,简言之,资本主义的自然的运行意味着它是一个最终会衰落的制度,就像它的很多产品一样,它具有内在的陈旧性。最终它会变得如此衰弱以至易于为革命所推翻。

回想一下我们在一开始考察的,附属于马克思的历史理论的经济理论。就如同封建主义被资本主义所推翻一样,资本主义也将被共产主义所取代。现在我们已经看到,为什么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将走向灭亡。从最抽象的层次讲,它的灭亡是因为它最后将束缚生产力的发展。说得更具体些就是,下降的利润率和增强的危机趋势起了破坏作用。但为什么这些是认为共产主义将会出现的理由?这是我们的下一个主题。

● 向共产主义的过渡 ●

20世纪爆发了许多“马克思主义”的革命。那些发生在俄国和中国的革命无疑意义最为重大,当然,在其他很多国家也发生了革命。现在,让我们先来考虑一下俄国的革命。

19世纪的并且卷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俄国确实处于可悲的状

况中。农民革命的口号“面包、土地与和平”(面对当时的状况,这已是足够明智的要求)准确地概括了他们的困境。从经济上看,俄国与欧洲主要强国相比还非常落后。一般估计大概落后 50 年。因而,特别是在战争期间,它是在作绝望的挣扎,甚至都养活不了它的人民。

对土地的要求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即俄国基本上仍是封建经济,因为土地仍在地方领主的掌握之下。农民并不要求那么多像选举权,或在一般政治生活中的发言权那样的东西,而只要求能养活他们自己的足够的土地。实际上,他们想要打破贵族地主的压制。

对和平的请求无需任何评论。俄国的青年被拖入一场自己可能一点都不理解的世界大战,并随着德国人的推进而惨遭杀戮。谁会不要求和平?

这杯极度不满的烈性鸡尾酒,却为虽然规模很小但却极为活跃的马克思主义的运动提供了一个机会。一场革命于 1917 年 2 月爆发了,并把一个临时的、社会民主党的政府推上了台。然而,希望这一革命会把俄国带出战争的德国人很想提供他们的帮助,因而流亡于苏黎世的列宁乘坐一列众所周知“密封的火车”穿越德国急速赶回彼得堡(后来改名为列宁格勒)。换个说法就是,这列火车的一节车厢被牢牢锁住以使列宁无法在德国下车去煽动那里的工人。在到达俄国的几个月中,列宁联合托洛茨基(Trotsky)及其他人成功地组织了推翻临时政府的革命,使布尔什维克在十月获得了政权(我们在这里对这些情况只是简要地提及)。农民对土地、面包与和平的要求,一开始是借助与德国缔结的做出极大让步的和平条约(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和约)和对地产的重新分配而提出来的。接着发生的一场性质异常残忍的国内战争也许是必然的,在这一战争中,布尔什维克最终巩固了他们的统治,尽管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但农民是否真正得到了他们想要的东西却是一个大问题。

我们与其回答这一问题,不如考虑一下这一革命的一些一般特征。首先,正如我们已讲过的,革命之前的俄国实质上是一种封建经济,还刚刚开始而且迟迟未能完成自身向资本主义的转变。因

此,它的人民遭受到封建土地法令与初始的资本主义劳动条件的“双重压迫”。当机会出现时革命者掌握了政治权力,并运用这一权力力图强制实行共产主义经济。因而我们也许要问:这怎能与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相符合呢?

84

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是,根据纯粹的马克思的理论(作为与后来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相区别的概念),它似乎的确是极不符合的。马克思预言共产主义革命将发生在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制度内。这种制度将把生产力——技术发展到最高点,以至资本主义到那时由于其自身内在的危机而让位。俄国几乎还没有进入资本主义阶段,没有人能妄称它的生产能力已得到高度发展。

这一问题在俄国的革命运动中引发了激烈的争论。被称为孟什维克的一方论证说,俄国的条件还没成熟到进行马克思主义革命的程度。他们认为,任何进行革命的企图都会导致灾难。布尔什维克则嘲笑孟什维克的“教条主义”,并论证说革命者应抓住出现在他们面前的机会,这种机会也许不会再出现。孟什维克曾被作为布尔什维克的托洛茨基(以前曾是孟什维克)给予令人难忘的蔑视(正如他本人在其《俄国革命史》第3卷中所讲的那样):“你们是可怜的个人;你们的作用已经过时。从现在开始去你们从属的地方——历史垃圾箱去吧。”然而,孟什维克也许更是马克思的忠实的追随者。当然,孟什维克的观点也曾是英国社会党的观点,后者现在夸口说,他们在俄国革命的最初24小时内就谴责它是“非马克思主义的”。

85

这样一来,俄国革命就成了一个“怎么不去进行马克思主义革命”的足以作为教训的实例。但这样认为对人们又意味着什么呢?首先,按照马克思的理论,第一个实现共产主义革命的国家应是英国,或其他一些工业经济得到高度发展的国家(尽管马克思确实说过,它也许会首先在经济发展还差一些的德国爆发)。一旦共产主义在其他地方站住脚,俄国的共产主义就可能获得他们慷慨的朋友的帮助,而俄国则太落后了以至不可能成为共产主义的先锋。

经典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提出,要使革命具有真正的可能性,资

本主义经济就必须发展到一定的程度。马克思常常谈到共产主义的物质条件是“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3页）而且，用一个多少有点不适合的比喻来讲就是，资本主义在生产“它自身的掘墓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4页）一旦我们认识到资本主义是可怕地死于自身的分娩，马克思的这两个说法就结合在一起了。

我们已经看到一个绝对关键的特征。生产力——技术必须发展到一个很高的程度。其原因之一就是共产主义社会要求“丰富”。这意指什么人们现在还不完全清楚。根据一种最具空想色彩的理解，它指的是在共产主义社会任何人都能拥有他想要的东西，不管这些东西是多么细微，而且还不对其他人能拥有的东西产生任何影响。一种更为适度的理解是，在共产主义社会将存在足够多的可得到的物品，因而所有的人都可以过上“兴旺”的日子，他们的合理的需要能够被满足。

提出这一要求的理由与马克思对阶级的理解相关，特别是与他对阶级存在的原因的理解相关。马克思提出，社会阶级是直到存在生产剩余产品的可能性才出现的，也就是说，在一般说来一个人能够生产出多于他或她为了生存所需的东西之前，社会阶级没有产生。一旦剩余产品的存在成为可能，这也就产生了一个集团或阶级靠另一个阶级的劳动为生的可能性。于是，社会生产出的东西越多，潜在的剩余产品就越多，剥削阶级就可能变得更大和更富有。在资本主义下，一个阶级过着相对悠闲、潜在满足的生活，有机会去从事教育、艺术、文学及文化等方面的活动（无论他们是否决定利用这样的机会），而另一个阶级则在为自身的温饱而挣扎。然而，一旦社会生产出足够的产品，从理论上讲，社会中的每一个人就有可能过上最终与人相称的生活。从需要下解放出来的人们可以发展他们个人的潜能。

不过，很显然，马克思并不是说达到了生产能力的这一水平，阶级就会消失，剥削就会终结，因为完全有可能的是，极为富有的人将

会尽一切可能拿走剩余产品并维护他们的特权。马克思的论点倒不如说是,物质的极大丰富使得划分为阶级的社会的终止具有了真正的可能性。不达到物质的极大丰富,阶级的划分必定还会再现,因为不同的集团还要为控制剩余产品而斗争。这是苏联共产主义的最不具备吸引力的特征之一,在那里,党的官员掌握着一般平民无法获得的那些特权。

87 因此,马克思的论证似乎是,高度发达的生产能力必然会创造出物质的极大丰富,没有这种丰富我们将永远超越不了划分为阶级的社会。由于资本主义发展了生产力,因而它也发展了使其最终可能被取代的一个必要条件。我们还看到,在这一发展受到经济结构的束缚之前,革命将不会发生。正如封建主义因为缺少采用劳动分工的刺激而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一样,在我们进入革命时期之前资本主义也必然会束缚生产力的发展。虽然在这种情况下,束缚会采取多少有些不同的形式,呈现为资本主义的繁荣和萧条的循环以及利润率不断下降的情况。定期出现的危机的恶化和加深,加之利润的减少,将最终导致一种停滞的经济和“失去的只是锁链”(《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07页)的革命的无产阶级。

但这还不是全部内容。因为共产主义的因素正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发展,这种发展是在我们的背后进行的。恩格斯特别指出,发达资本主义的很多因素或者已是共产主义的雏形,或者已成熟得可以被直接接管。

88 以股份公司为例。它是为人们所熟悉的由它的股票持有人所拥有的大型组织,当今,它的股票持有人也许多达数百万,尤其是在人们意识到当前有多少是由使其成员获利的养老基金组织所持有的时候。而反对共产主义的一个陈旧的论据是,人们只有在追求他们自身利益的情况下才会以高效而多产的方式去行事。人们需要刺激才会努力工作,才会寻觅市场的良机,或关闭无利可图的行业,不过,做这些工作的惟一刺激是个人的益处,所以这一论据才这样说。因而,这一论据进而说,只有资本主义才有高效率,因为只有资

本主义才给个人以恰当的刺激。然而,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股份公司的存在和成功表明这一论据是错误的。即使是在19世纪60年代,单独的、作为企业家的资本家,即作为一个企业的个人英雄而行使的资本家就已经很少见了。公司为众多的股票持有人所拥有,但由拿薪水的受雇者进行非常有效率的管理。而这正是关键所在。股份公司表明,在资本主义下由某些个人去管理一个组织以使大量与此无关的人获益是极为平常的情况。实际上,这就是人们的全部共产主义要求,然而,它在资本主义下就已经发生了。

当然,资本主义社会的经理都是基于钱和个人利益的刺激而行使的。他们追求增加薪水、提升、红利、分享选择,等等。但他们的命运最终是由股票持有人所决定的。他们知道,他们努力的主要收益将成为股票持有人的红利,而不是他们个人的好处。资本家的公司和共产主义经济之间的核心差异就在于,在共产主义下,每一个人实际上都是平等的股票持有者。但在这里,我们看到,资本主义已在逐渐形成类似于共产主义的结构。

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共产主义因素的另一个例证是大规模的工业生产。在那里也许能有数千人在一起进行合作生产。实际上,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的生产已经是“社会化的”生产。因而,这表明人们的确可以进行非常复杂的协作行动,而这又是共产主义的先决条件之一。

此外,资本主义包含许多部门,它们或者已经是国家所有的,或者是以将会易于由国家接管的方式组织的。前者的例子包括提供通讯服务的公司——特别是邮电局这样的公共事业公司,以及其他国有的产业部门。马克思和恩格斯预言,由于资本主义企业通过击败竞争者或者合并而变得更大,并因此在它们的产业中开始拥有垄断地位,因而国家有责任将它们转变为公有制以阻止它们滥用其市场权力(实际上,这种威胁已通过其他方式予以解决,如通过拆散非常大型的公司,或通过产生产业的管理者)。其他那些虽然不是垄断的企业,包括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也会成熟到为国家所接管的程度。因此,这里再次表明,某些成长于资本主义中的事物可以被

容易地转化为有利于共产主义的东西。

现在,所有这些要点——实现丰富的可能性,对生产力发展的束缚,有利于共产主义的结构——可以说都非常具有启发性,但问题仍然是,革命究竟如何才能发生?

90 遗憾的是,马克思从未像人们希望的那样对这一问题有过明确的说明,但我们应该简要考察一下在他的著作中都有过简要说明的两种不同的革命模式:第一种是我称之为“经济在先”的模式;第二种是我称之为“政治在先”的模式。

经济在先模式的思想讲的是,正如同早在封建政治被推翻以前很长时间封建经济就让位于资本主义经济一样,在共产主义政治革命发生之前,资本主义经济就会被共产主义经济所击败。这里介绍一种实现这种思想的方式。在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时期,失业的工人可以集中他们贫乏的资源去建立他们自己的合作企业。合作企业的工作条件将会合情合理地不错,因为工人不会把糟糕的条件强加给他们自己。工资也会比现存经济中的其他企业的更高,因为在这里已不存在掠夺他那一份额活动报酬的吸血的寄生虫资本家。商品的价格也会是合理的,因为工人的劳动力是卖给他们自己,或者说,至少是卖给与他们类似的人们。合作企业会与其他企业共享知识,因为,就为了每个人的利益而言,它们也无需把其他企业视为竞争者。

91 在这种想象中,合作运动的力量会不断壮大,就像资本主义处于其最弱小的时期一样。人们几乎可以想象工人放弃资本家的企业而加入合作经济成分中,并最终达到这样一个转折点,即资本主义开始成为现存经济中的边缘部分。合作经济会合并成或形成联合体,并进而支配作为整体的经济。到了这一转折点,经济上的革命就已经发生了,驱逐资产阶级政治控制的最后残余的政治革命的出现就只是时间问题了。然后是革命的完成。

现在,我应同时承认,没有证据表明这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设想的共产主义革命将如何发生的方式。更确切地讲,它只是人们的一种想法,这种想法的依据是,如果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转变将

以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说的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转变的那种方式发生,也就是说,如果相同的模式被应用于所有的革命的社会变革。按照这一说法,共产主义是作为自然发展的部分而变为现实的,而不必是任何人的自觉目的,或者说,至少在这一进程的很晚时期以前不必是。

我说过,另一种模式是“政治在先”的模式。这是一种人们非常熟悉的模式。其思想简单说来就是,当资本主义由于利润率的下降和日益严重的危机等等而被致命地削弱的时候,不断壮大的革命运动将抓住它的良机而掌握政治权力。一旦执政,无产阶级就要改造现有的经济,这相对来说是一项简单的任务,因为其前提条件是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出我们在前边讲过的“有利于共产主义”的结构。而且毫无疑问,政治在先的模式是“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关于共产主义革命的说法。例如,在《共产党宣言》中,就非常明确地指出了这一模式,虽然这也许是因为,马克思认为在他写作《共产党宣言》时,革命实际上已处在进程之中。不过,无论在哪种情况下,绝对必要的条件都是,在革命时期生产力已经获得高度发展却又受到束缚。同样绝对必要的是,资本主义已在其内部孕育出重要的共产主义因素。根据政治在先的模式,我们还需要大规模的、积极的、革命的群众运动的形成。但是,无论出于哪种方式,我们都可以有把握地断言,在世界上(还?)没有看到过马克思所说的革命。

共产主义的本质

共产主义将会怎样来组织?这是左右后来以“第一国际”闻名的团体的问题之一。“第一国际”即国际工人协会,成立于1864年,是一个卓越的组织。它容纳了当时最主要的激进的、革命的人士,包括马克思和恩格斯,当然,它是致力于通过革命推翻现存社会的。它为后来具有相同特征的团体树立了榜样,但最终因痛苦的内部分裂而解体。

一个重要的争论是在马克思和无政府主义的代表人物巴枯宁

(Bakunin)之间展开的。马克思论证说,革命后必须存在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时期,以便消灭社会中那些仍然存在的资本主义经济成分。但这一革命的国家迟早会“消亡”。巴枯宁则反对说,一旦无产阶级拥有了它的专政,它就决不会再撒手。无产阶级专政也许并不都是对资产阶级专政的大大改进。

马克思十分蔑视巴枯宁,他在1871年写给一个朋友的信中指责巴枯宁是一个“没有任何理论知识的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333页)认为他“根本不懂得什么是社会革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7页)然而,回想起来,巴枯宁却好像是非凡的先知。他的论证实际上恰恰就是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讽刺苏联共产主义的作品《兽园》的主题。当然,人们还必须补充说,令人欣慰的是,巴枯宁本人提出的无政府主义社会的方案并未得到检验,而且,正如我们看到的,对于马克思如何认为他的那些思想将被实现而言,苏联的共产主义并不是一个好的模式。不过,留给我们的问题仍然是:除了将会有有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时期这一要点以外,马克思对共产主义的安排还讲了什么?

尽管从总体上讲马克思的著作数量众多,但其对共产主义的本质讲得却很少。这种缄默的原因部分来自马克思的一个论点,即对他来讲不是要为“未来的食堂开出调味单”。(《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9页)这也就是说,他暗示通向共产主义的运动必须遵循它自己的发展路线,而且它是现实的历史的运动,而不是一种思想或原则的实现。(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3页)正如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强调的那样:

共产主义对我们来说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7页)

因此我们必须关注历史将我们引向哪里。马克思要描绘共产主义的蓝图会像 15 世纪的学者试图提供资本主义制度的细节情况一样荒唐。

这听起来可能是合理的想法,尽管它也许不具有很强大的鼓动力。“让我们关注历史将我们带到哪里”不是一种强烈的政治鼓动的呼声。没有某些相当明确的目的,是很难看出承担革命的风险如何会是合理的。马克思的确留下了很多他对共产主义前景的暗示。其中有不少是出现在他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中。

我们知道,从马克思早期的著作来看,资本主义的一个主要缺陷在于它是异化的。因此,我们可以推测,共产主义不是异化的;它是这样一个社会,人们在其中不是被分裂的,不受异己的力量所支配,不是被压抑的。我们知道,根据他的历史理论,他所期望的共产主义是一个极大丰富的王国,这只有在我们已达到高水平的生产能力时才是可能的。

还有什么吗?我们还知道,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的很多问题都源自它的“无政府”性质,而且他强有力地表明,某种合理的、有计划的组织是解决问题的出路。但除了这一点,就再没有很多东西可讲了。在马克思另一本没有出版的著作《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一段著名论述中,他写道:

在共产主义社会里,任何人都没有特殊的活动范围,而是都可以在任何部门内发展,社会调节着整个生产,因而使我有可能随自己的兴趣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这样就不会使我老是一个猎人、渔夫、牧人或批判者。(《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85 页)

最后,是马克思晚期的,而且是在非常愤怒的情况下所写的《哥达纲领批判》。这一著作写于 1875 年,书中马克思对在一次旨在将德国工人运动中的两个派别统一起来的会议之后提出的方案表示了

强烈的不满。马克思认为,纲领中有相当多的内容讲述的是其他党派,以及不久前死去的斐迪南·拉萨尔(Ferdinand Lassalle)的信徒的错误观点。哥达纲领没能确定正确的路线,这促使马克思在对它的批判中在新的高度展示了自己的学问,他在这里比在其他任何地方都更为清晰地说明了他的某些观点。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正是在这里,马克思宣布了他的观点:共产主义社会将“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06页)

从这些不同的准则中,我们怎样才能获得一种连贯的描述?让我们考虑三个论题:劳动的本质;经济组织的本质;物质资源分配的本质。

正如我们看到的,劳动应该非异化的希望来自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同一个人能从事他所希望的任何类型的活动的社会相比,对非异化社会的更好的简要说明是什么?实际上,在这样的社会条件下,劳动应当是“人生的第一需要”,因为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也是这样说的。这一理想与马克思的生产活动——劳动——是人独有的和本质的特性的思想绝妙地结合起来。

然而,我们还必须清楚地认识到,“社会将被重新组织以至劳动将成为人生的第一需要”作为革命的战斗的号令也有它的缺陷。有多少被剥削、被异化了的无产者会签名赞同这种号令?在一个更为实际的模式中,恩格斯论证说,共产主义的主要吸引力就在于,共产主义将被如此良好地组织以至要从事的劳动将会大大减少(而且从事劳动的人会更多,因为教士和骗取钱财的经纪人都会转向诚实的劳动)。这至少是他在向工人的讲演中所说的。

但核心的困难当然是劳动如何才能既是非异化的又是高度生产性的。高生产率似乎依靠发达的劳动分工,而这一点比任何其他事物都更多地导致异化劳动。无论何时你觉得有心情去打猎,都恰恰是你去不了的时候。高生产率仿佛是将异化带上了它自己的列车。

此外,虽然马克思坚持认为共产主义将唤醒我们所有人的新的

创造力,但这并没有涉及我们如何解决世间的普通工作的问题。一种回答是,任何能实行机械化的事物都将实行机械化(包括机械的维修),这将留给我们时间去从事令人满足的工作,既通过劳动又通过休闲。马克思在《资本论》第3卷的一段著名论述中的确是这样讲的:

像野蛮人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为了维持和再生产自己的生命,必须与自然进行斗争一样,文明人也必须这样做;而且在一切社会形态中,在一切可能的生产方式中,他都必须这样做。这个自然必然性的王国会随着人的发展而扩大,因为需要会扩大;但是,满足这种需要的生产力同时也会扩大。这个领域内的自由只能是: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但是不管怎样,这个领域始终是一个必然王国。在这个必然王国的彼岸,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的发展,真正的自由王国,就开始了。但是,这个自由王国只有建立在必然王国的基础上,才能繁荣起来。工作日的缩短是根本条件。(《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926~927页)

97

无论这是否具有真正的实践可能性,它至少看上去是一种一以贯之的、有吸引力的理想。

在马克思关于总的经济组织的思考中我们还发现一个可能的困难:一方面,我能致力于任何我需要做的同时又“正是我想要做”的事;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的问题是生产的无政府状态,这种无政府状态将被合理的计划所取代。但马克思本人在这里的暗示看起来却是无政府的色彩强于有计划的色彩,即使他同时讲了“社会控制着总的生产”。也许我们不应该过分严肃认真地看待“打猎和捕鱼”那段话,它毕竟是出自马克思生前没有发表的相对早期的文献中,

98

而且马克思从未再次谈到它。

最后,再简要谈谈分配的问题。产品应如何分配给个人?马克思的每个人会各尽所能但却将按需分配的名言,显然是预期这样一个世界,其中每一个人都愿意做好他们分内的工作,即他们都愿意做他们能做的工作。他们都不提出有关他们因其劳动而得到回报的问题,或试图确保投入和产出之间的某种比例。这是乌托邦吗?但家庭工作常常就是这样的。你做出你能合理做出的贡献,你的需要得到尽可能多的满足。

当然,关键的问题在于那些拒绝做贡献的人。如果他们不尽其所能做贡献,共产主义社会将拒绝给他们所需的东西吗?马克思没有讨论这一问题,但我想他的正式回答是,这样的问题将不会出现。一旦劳动成了“人生的第一需要”,如果他们能劳动,那谁又会拒绝劳动呢?但问题的要害还是可以强调指出的。假定存在这样一些人,他们恰恰就拒绝遵守规则。对此,马克思大概会说,如果这种情况出现的话,共产主义社会将会找到处理这一问题的方式,但他不认为是根据资本主义社会的观点去告诉他们做什么。

那么,设想我们可以达到与马克思描述的目标相似的状况。绝大部分生产是机械化的,而继续由个人去做的工作是高度发挥潜在能力的。因此,工作与休闲之间的界限被消除了,人们以常新的方式实践和享受他们的创造力。每一个人的需要都得到满足,而且实际上是无欲无求。它是竞争和冲突的结束,并且是一个适合的世界,至少对人类来讲是这样。这听起来当然是好极了,但情况真会是这样吗?我们马上来考虑这个问题。



导 言

我们现在已了解了马克思思想的主要轮廓，最终可以开始回答我们一开始提出的问题了：什么还有生命力和什么已经死亡？

不过，在对马克思的思想作一个个地筛选之前，值得强调的是，从某种重要意义上讲，马克思的全部思想都仍然有生命力。马克思的每一主要思想都仍然非常值得研究。这种说法的一个理由来自20 世纪的历史。无论从理论还是从实践方面来看，马克思的影响都是无法估量的。没有至少是对马克思思想的粗线条的评价，我们将根本无法把握当今世界，以及当今的思想界的很多方面。光这一点就足以证明应当对马克思的思想予以密切关注。但还有一个比这重要得多的理由，虽然它也许并不十分容易表达。考虑一下伟大的哲学家，例如，柏拉图(Plato)、亚里士多德(Aristotle)、笛卡儿、洛

克、休谟和康德。如果我们不认为这些思想家值得研读,那谁又还值得研读呢?但我们为什么要研读他们?是因为他们证明了,或确立了任何确定的结论吗?用后来哈佛大学哲学家伯顿·布雷本(Berton Dreben,尽管出版著作不多但影响很大)的话来讲就是,“想想莱布尼兹。从他的一生来看他也许是最聪明的人。但他的哲学论著有多少是正确的?甚至有多少是讲得通的?”布雷本进而把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说成“也许既是人类最伟大的成就,又是人类最愚蠢的思想”。

我的论点是,我们重视那些最伟大的哲学家的工作,是因为他们的能力、严谨、深刻、创造性、洞察力、独创性、系统的想象力,无疑,还有其他优点。真理,或者说,至少是全部真理而且惟独真理,却似乎远不在那些优点之列。那么,在这一问题上我们必须持谨慎态度。那些伟大哲学家的著作,只有在它们的作者热切地相信他们恰恰发现了真理,或行将发现真理时才能被创作出来。对真理的执著追求是所有伟大的哲学的核心。然而,所产生的著作的价值却不取决于它对这一目的的事实上的实现。直截了当地讲就是,有很多东西比真理更令人感兴趣。理解了这一思路,马克思的著作就如同任何人的著作一样是有生命力的。

另一方面,马克思在其生涯中很早就放弃了哲学,他自认为自己更像是科学家。被认为是错误的科学理论对研究思想史的学者有重要意义,但对于科学家来讲却没有那么大用处。由于这一原因,真理再次占据核心位置。因而,我现在要做的就是依次考察马克思的早期著作、历史理论和经济学理论。我将不采取那些相当粗糙的做法,即列出它们之中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错误的,但我要从多方面对它们作出评价。一些成分将受到批判,这是因为它们含糊不清,或者因为马克思没能证实它们(它们不是来自他所说的其他事物,以及他认为它们所来自的其他事物)这一事实。其他成分则将得到更多的凸显,这是因为它们的洞见,以及它们对我们对世界的理解所做出的贡献。接下来,我们将在这一层面上展示当今还要研读马克思的一组最终的理由。

虽然对马克思早期著作的说明已经够多了,但我们可以对其做一个相对简短的评价。我们讨论过的主题包括宗教、历史唯物主义哲学、异化及异化劳动、货币和信用、自由主义,以及解放。我本人发现,马克思对绝大部分问题的论述都充满了透彻的见解。当然,这并不是说我准备轻易地全部接受它们,而且它们当中还有相当多的问题可以提出来。首先,我将指出几个难点,它们是我在马克思的这部分著作中所发现的。

马克思对于宗教的分析可以分解为四个部分:第一,人们以他们自己的形象创造了神(费尔巴哈的命题);第二,我们这样做是由于我们在人间的苦难而寻求安慰;第三,我们遭受苦难的原因在于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异化;第四,只有共产主义才能克服这一异化并因此而超越宗教。现在,一种可能存在的对上述所有四部分的反对意见是,马克思错了而传统的神学是对的,其理由是:存在一个神,是他创造了我们,并命令我们去崇拜他。在我看来,这是那些理智的、受过教育的人能使他们自己相信任何这种说法这一奇观的永恒的根源,但让我们略过这一现象。我们只应注意,如果传统的神学是正确的,那马克思一开始的转向就错了。

那么,假定费尔巴哈的命题——人创造了神是正确的。马克思的创新在于试图解释为什么这一命题是对的。那我们还应接受宗教在我们的苦难中,特别是在异化的苦难中有其根源的思想吗?一个困难是,即使在相对富裕的社会中宗教仍继续存在,甚至在那些更为富裕的阶级中情况也是如此。因而,至少乍看上去很难发现宗教在其所有表现形式中都是作为安慰出现的。当然,对此可以做出几种马克思主义式的回答:第一,虽然当代一些社会在物质商品上是相对富裕的,但它们还存在阶级划分,因而仍然是异化的。所以,我们终究都还需要安慰;第二,很显然,在存在阶级划分的社会中,宗教的存在对于维护对工人的控制是非常有用的。受到天国思想

的愚弄,他们就更少可能去反对人间的地狱。这是与意识形态理论相联系的。工人所在社会的上层人士有各种各样的理由去胡诌这种神话,而这都是为了这些上层人士自身的私利。正如恩格斯在谈到 18 世纪的英国时所说的:

简言之,英国资产阶级这时也参与镇压“下层等级”,镇压全国广大的生产者大众了,为此所用的手段之一就是宗教的影响。(《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709 页)

我们也许注意到,这一把工人作为资产阶级阴谋的不知不觉的受骗者的描述几乎不具有启发性,但它可能是真实的。然而,即使情况是这样的,由此也得不出宗教的功能就是安慰的结论。因为这里表明它还体现为一种控制的手段。所以,我们应当注意,费尔巴哈的人创造神的命题,是可与马克思关于为什么我们这样做的假设分开的。因而我们可以推测,某种其他事物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我们创造了宗教。也许它具有某种可以满足我们解释周围世界的需要的东西。也许它适合了其他某种被马克思所忽视了的需要。我们将会看到,这是在以后的内容中多次提到的一个要点。它与马克思早期著作中的基本思想相关,这一基本思想就是,劳动,或生产活动,是人与世界打交道的基本形式。这种主张将很快在进一步的考察中出现。

现在转到马克思有关异化和异化劳动的论述。我们必须再次承认,它们给人以非常深刻的印象,包含着巨大的不朽的价值。他描述的那些严格意义上的生产条件在西欧也许比较少见,但它们在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或许却是到处可见。这里我只想提出两个论点,它们在后面关于共产主义的讨论中还将得到更为详细的考察。第一,虽然马克思将异化劳动与资本主义经济组织联系在一起,但对资本主义真的就是问题所在讲的却不太清楚。因为异化劳动的某些方面可以是任何高度机械化生产过程的一个特征,不管这种生产

过程是应用在共产主义下还是资本主义下。

对此人们也许会说,劳动分工本身并不需要异化,只有当它导致技能退化时才会是这样(正如前边所承认的)。资本主义鼓励这种过程,至少在寻求利润的一定时期是这样,而共产主义将无需这样做。这是一个听起来不错的论点,尽管未得到检验。但它仍给我们留下了第二个问题。马克思几乎没有告诉我们非异化的劳动会是什么样。在这种情况下,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也许是有说服力的,但这样做对我们意味着什么却仍然很不清楚。从实质上讲,在这一批判中马克思根本没有充分地告诉我们人类解放的性质。同样的评论也可重复用于马克思对货币和信用制度的批判:正确,非常正确,但请告诉我们除此之外还能做些什么。

105

最后,是对马克思对自由主义的批判的一些评论。从本质上讲,他把自由主义等同于对权利的承认,而最让人感兴趣的,是关于自由、平等、安全和财产的权利。在这一问题上,马克思的批判讲的是,这些权利是要保证人们的相互独立和互不侵犯。这两者都是以人们作为孤立的原子和永远潜在地相互威胁这种描述为前提的,并且强化了这种描述。马克思的论点是,这也许是对资本主义制度下人们如何在受到制约的条件下行为的准确描述,但这决不是人的存在的本质特征。

近些年来,对自由主义的很多批判都已再现了,或者说很可能是重新创立了马克思的那一论点。例如,女权主义的批判把自由主义的司法制度和权利,看作是男性关于人的本质是对抗的和竞争的假定的具体体现。而一些女权主义者说,人的有益的生活是一种合作的生活,它基于相互关怀的理念,而不是基于司法。因此,权利制度不仅没有支持人类社会的繁荣,反而成为绊脚石,阻碍我们充分享受人的关系。

106

让我们考虑一下对上述问题的两种回答。一种回答会说,人是竞争的和对抗的,历史证明了这一点。其他任何东西都只不过是怀有希望的想法。这种说法正确吗?它也许是对的,但它很难知道如何论证人的生活必须总像这样。因而,第二种更为和缓的回答也许

更有说服力。这就是只要注意到我们并不知道利己主义的描述是不真实的。假设情况确是这样,那我们最好还是坚持我们的自由权利。依此类推,即使由于我就住在一个高犯罪的、盗窃案高发的地区,当我在晚上把我的前门上两道锁的时候,那不是因为我认为如果我不这样做,我的房屋就将被盗。确切地讲,情况是我不知道我将会被盗,和我不能信赖所有那些会在我家门前经过的人的道德好意。因此,上两道锁是一种安全保障。我们需要多加小心不是因为没人可以信任,而是因为非常少的一部分人不可信任。为自由权利辩护的人提出的是同样的论点。我们需要这些权利只是以防万一,认为我们可以没有它们而生活简直是冒太大的风险。太多的信任是十足的轻率。

然而,反对派中的浪漫主义说法也是吸引人的。我们需要像这样保护自己的社会不是我们能想象的最好的社会,无疑,我们希望可以得到更好的社会。对此,权利的辩护者将这样回答:愿意希望什么就希望什么,但同时不要放弃你的权利。

不过,我们应当以更为明确的评论来结束这一节的内容。马克思早期著作的力量,就在于向我们在很多发达社会发现的自由主义民主的自鸣得意提出了怀疑。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马克思的思想与正在发展壮大的反对资本主义的运动有很多共同之处。这不应使人感到惊奇,因为马克思是这一运动的鼓动者之一,不过,这种情况有助于我们相信他的思想仍旧是中肯的和丰富的。这里有一些例证。

首先,出自《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对货币的批判,作为一种对商品化的批判,也许是最值得研读的。这是因为这样的事实,即越来越多的我们尊重的东西都变成了在市场上买卖的商品。在互联网上出售供人收养的儿童是近来一个非常突出的例子,但其他的例子也很多。上流阶层的业余体育活动几乎不再存在,而有关足球俱乐部的传闻却每天都出现在报刊的商务专栏中。教育日益为有关财力和借贷的争论所驱动。数量巨大的人群被雇用去照顾别人的婴幼儿和年迈的父母。“尊重”现在几乎都意指“价

格”，或者甚至意指“交易价格”。出于爱、本能的责任感或者友好而给予的东西越来越少，为了经济上的利益而出售和交换的东西却越来越多。

第二，马克思尽了很大的努力来引起人们对大公司的权力，特别是大的金融公司的权力的注意。这些公司在其商务决定中，对那些它们决定不雇用的个人，或那些它们拒绝向其提供贷款的个人，甚至可以说是握有生死大权。虽然在发达社会，这种权力多少受到来自国家保护的抵消，但在很多地方实际情况却不是这样。

第三，虽然我们也许不信服马克思的论证，即在一个好的社会中我们将不需要互相反对的权利，然而我们应该赞同他的权利保证不了什么观点。我在前边曾经以不合理的工资差别为例证明过这一论点，我同样还能以种族歧视或者基于宗教或阶级的不公平对待来论证这一点。从理论上讲，所有这些都侵犯权利，但它们都还继续存在。我们需要更为深层的变革。

我们可以把这延伸到第四个要点。关于民主，恰恰出现了相同的问题。虽然被包括在选民之内比被排除在选民之外当然是一个重大的进步，但这在实践中将会给予你什么则完全是另一回事。民主也许对日常生活领域中的问题，如工作场所和家庭中的问题，没有任何影响。但支配一个人自己生活所需的东西，要多于甚至包括选举权在内的自由的权利。一旦我们获得了自由的权利我们就不能停下来。使它们生效的斗争会是长期的和困难的。提醒我们这一点是马克思的部分遗产，尽管他本人并不会想到像这样来提出这一问题。

历史理论

这里描述的历史理论始于这样一种主张，即人类生产能力在历史进程中趋于不断发展，社会形态的兴衰在于它们是促进还是阻碍这一发展。讲得更明确一点，而且这也是马克思的分析的主

要兴趣所在,这就是,他坚持认为,资本主义束缚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时期将会到来,其结果是它将走向灭亡,将为共产主义所取代。

这是醇厚的思想佳酿。但其论证中的每一环节都会有问题出现。一旦我们开始考察,它们就都有在稀薄空气中挥发的危险。让我们从最后的问题开始。为了论证的方便,假定除了最后的论点以外,我们一切都接受。为什么一旦资本主义发生动摇,就应为共产主义所取代?对于这一主张,马克思有什么论据或证据?当然,他对这一主张的陈述常常是足够多的,但反复讲的东西并不是论据,纵然它们常常被误以为是证据。然而,马克思也有一些明确的论据。我们被告知,共产主义是在资本主义的母体中成长的,就如同资本主义是在封建主义的母体中成长一样。但这如何能让人信服?毕竟,马克思还告诉我们,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也是在资本主义下发展的,工人的贫困也是如此。因而,很多东西都是在资本主义的母体中成长的。这样说来,为什么选出经济分析上的潜在的共产主义形式予以特殊的关注呢?

罗莎·卢森堡(Rosa Luxemburg)出色地把这归咎于恩格斯的一个更大程度的告诫:我们是在“社会主义或野蛮状态”二者中选择。但我们仍可以问:为什么只有这两种选择?除非野蛮状态仅仅是一个涵盖除社会主义以外的一切选择的杂乱概念。事实上,马克思在其生涯中很早就预言了共产主义的到来,至少是在1843年,即在他提出其历史理论的主要线索的前几年。换句话说,他的预言最初不是来自他的历史理论,相反,他的历史理论倒是为了支持他已做出的预言而设计的。但他似乎从来没有正视他的历史理论是否真的为他的预言提供了基础的问题。

更为糟糕的是,且不说什么会取代资本主义,他的历史理论真的能支持资本主义终将走向灭亡的预言吗?马克思对这一问题的明确说法是,每一经济结构最终都将束缚生产力的发展。然而,他似乎却将共产主义排除在此之外。为什么不应是资本主义永远持续下去,并逐渐使自己适合生产力的发展?马克思的理由是,这之

所以不可能是基于利润率的下降和不断恶化的危机。但到目前为止，资本主义已证明能够克服其困难，而且，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利润率下降的规律是难以证实的。从资本主义是一种历史现象（它有开始）以及是一种偶然的现象（它的存在不是因其本性或必然性）这一事实，得不出任何关于资本主义必定走向灭亡的结论。马克思没有给出充分的理由使人相信资本主义最终必定束缚生产力。

因而，马克思做出的两个预言似乎都不是来自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理论。这就产生了一个令人吃惊的结果：一个人可以相信马克思的历史理论，然而又可论证说，这一理论没有充分的理由使人认为资本主义将会灭亡，或者，即使它将会灭亡，也没有充分的理由使人认为它将为共产主义所取代。这会使一个人成为一类非常特殊的马克思的追随者，但这是一种全然一贯的态度。

但这一理论本身的情况又怎样呢？到目前为止，我没讲过任何想方设法怀疑这一理论的主要主张的观点，所谓这一理论的主要主张是指：历史是人的生产能力的发展历程，或者说，社会的兴衰基于它们是促进还是阻碍这一发展。因而，我们现在该谈谈这一理论了。

这一理论的力量很大程度上在于以下主张：一种社会形态如果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那这一社会最终将会让位。这也许是正确的，而且马克思的支持者无疑已在努力去确立它。不过，让我们来考虑一个（虚构的）例子。设想一个存在重大阶级分化的社会。一个人数不多的贵族既拥有财富又拥有权力，并通过一支强大的、报酬优厚的军队来保护其特权。剩下的那些从事绝大部分工作的人却相对地贫困。然而，他们的共同体意识却这样强烈以至于他们对其社会地位并不感到不满，而且他们的宗教信仰还进一步支持他们的默认。他们把其统治者视为社会的上流人物，并给予这些人获取好处的权利。

再来假设，生产力的发展已经停滞。统治阶级的成员没有进行革新的动力，因为他们正在从现存的社会安排中受益，因而认为无

需进行变革。任何发展新技术的企图都将很快破灭。为此,让我们再假设,所有人都正当地把技术的变化看作是对他们现存生活方式的巨大威胁。

于是,生产力在这里受到阻碍。马克思的理论预言生产力最终必定冲破阻碍而获得自由发展。但现在我们必须问:为什么?如果每个人都有理由感到满意,为什么必定发生变革呢?对此有人也许会说,不满意或迟或早会出现。食品短缺一年就会导致饥荒,第二年就可能导致劳动者怀疑他们的领导者并对后者的剥削不满,并开始寻找改善自身处境的出路。到了这一时期,发展生产力的企图可能会再次得到尝试,而且这次他们也许将会成功。于是,现在的社会秩序就会开始崩溃。

这听起来也许很有可能。但是,存在相信事情或迟或早必定这样发生的任何理由吗?那一论据说到底就是,人们对吃饭、住房等等的需要是如此重要以至于消解了所有其他的考虑。产品的需求必须得到满足。

也许从长远的观点来看,毕竟没有什么其他东西能与我们单纯的生存需要竞争,正是这种需要推动着生产力的不懈进步,并因此而彻底改革社会。但我们就没有其他需要了吗?我们再次发现,马克思对一种包含劳动和生产的思想予以巨大的信赖,认为人的最本质的活动就是为了满足我们物质需要的劳动。我将把对这些主张的进一步思考放到后面几页,此时我们要提醒自己考虑一下马克思对历史理论的贡献的价值。

马克思无疑具有宏大的眼光。历史发展的动力是我们为满足我们物质需要的寻求。由于满足我们现存需要的努力产生出新的需要,因而这潜在地是一个无止境的过程。根据这一观点,经济是历史的根基。我虽然对这一理论,以及马克思试图从它引出的含义提出了一些非难,但我并没有表明它是错误的。到目前为止,我们都知道马克思可能是正确的。但即使严格说来他是错误的,那也很难否认他改变了我们对历史的理解。推动历史的是什么?是重要的思想?还是伟大的人物?也许它们确实发挥了一些作用。但经

济力量的巨大影响是根本不能否认的,无论还有什么其他需要将被包括在内。问题的真正所在是,马克思拥有全部真理,还是只拥有它的主要部分。

我们还必须不能忘记,毕竟,是马克思使我们以历史的眼光来观察现在。资本主义不是从来就存在的,它是由其他经济条件发展而来的,大概它也将不会永远持续下去。我们至少必须记住这种可能性的存在,并感谢马克思使它如此牢固地吸引我们的注意力。

经济学

我们知道,马克思的经济学基于劳动价值论,由此又引出了他的最引人注目的贡献——剩余价值论,后者表明资本家的利润依赖于对工人的剥削。此外,劳动价值论还让我们懂得,资本主义不可避免地具有一种商业盛衰的周期性,其中最具决定性的是利润率的下降,它与不断加深的危机一起,使资本主义走向灭亡。这一切似乎都完美地结合在一起。但遗憾的是,事情并不总像它们看上去的那样。因为在它们的核心部分存在巨大的缺失。虽然马克思努力提出一些冗长的论证,但最终他却没给我们以充分的理由相信劳动价值论是正确的,而且现在几乎没有经济学家愿意为它辩护。当然你也许会说,经济学家是统治阶级的成员,至少是统治阶级的代表,因而必然会无视它的存在。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早就预言到这种情况!但要害的问题却是,一些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所培养或认可的最强硬的批评家,曾试图寻找相信劳动价值论的理由,但却没能找到。

那问题在哪里呢?就现在的论题而言,我们可以把问题划分为两类。首先,存在一些我们可以称之为在细节上难以解释的事例。在现实的经济生活中,有很多具有价格的商品,但劳动价值论似乎很难对它们作出解释。毕加索(Picasso)的一些素描只用了几秒钟的时间,但却值几万英镑。优质的葡萄酒越来越值钱是因为贮藏的时间越来越长;普通的葡萄酒就不值钱,特别要指出的是,即使它们

在完全相同的条件下贮藏。未经耕作的土地可能非常值钱,尽管它绝对不包含任何劳动。如果一个单一的劳动行为既生产出木板,又生产出刨花,然后以用作宠物的寝具出卖,那我们如何能在木板和刨花之间分配劳动以说明为什么木板值那么多钱?

然而,劳动价值论的支持者却很少非常认真地对待这些难以解释的事例。如果人们做出充分的努力,这一理论就能被转变、扭转、更改和重新界定,以消除那些问题。不过,还存在一个更为根本的问题。马克思的关键的基本主张是,劳动是一切价值和一切利润的来源。但这一主张的论据是什么?论据似乎是显而易见的,特别是在简单的事例中,但看起来显而易见是不够的。我们需要一种理由。事实上,马克思虽然做出一些努力,但他没有提供任何站得住脚的东西。因而,除了他提供的那些似乎有理的例证以外,劳动有这种特殊作用这一主张尚缺少根据。

当然,这一主张没得到成功地辩护这一事实并不表明它是错误的。为此,经济学家们试图以它能得到检验的形式将这一理论公式化。不过,这种作法的结果非常有趣。一旦这一理论以数学术语来阐释时,其结果却表明劳动并不存在什么特殊性。换句话说,如果一个人愿意,他可以提出“谷物价值论”、“石油价值论”、“钢铁价值论”,或者甚至可以提出任何的价值论。“钢铁价值论”会声称,钢铁是一切价值的来源。钢铁还具有那种明显的特性,即它创造的价值多于它的成本,因而所有资本家的利润都是来自对钢铁的“剥削”。经济学家现在会论证说,这一说法的正当性并不亚于劳动价值论的正当性。

对此,明显的回答是,这种说法是荒谬可笑的。一切商品都包含劳动。它们并不都包含钢铁。因而钢铁怎能是一切价值的来源呢?不过,遗憾的是,这一理由同样也宣告了劳动价值论不能成立。因为正如我们所知道的,并非所有的商品都包含劳动。未经耕作的土地就是这样的例证。另一个例证也许是由完全机械化生产线生产出来的商品,它们不包含任何直接的劳动。当然,它们带有此前的“死”劳动的痕迹,因为生产线上的机器可能包含劳动。然而,未

经耕作的土地的情况就不是这样,而且,在任何情况下,同样的论点都可用于钢铁,甚至还可用于劳动者胃中的谷物。总之,尽管听起来令人惊奇,但从经济学家的观点来看,劳动并不存在任何特殊性。

那我们如何来回答马克思的问题:从一般意义上讲,利润怎么可能存在?对此,我没把握回答。也许是通过把握那种不是每个人都能有的,或都能发现的机会的优势。人们常说,在完善的竞争中就不存在利润(某种我们可以在互联网商业中看到的情况,同我们看到的其他市场相比,它更接近完善的竞争条件)。然而,问题的关键是,即使我们不太容易解释利润的存在,但如果马克思的理论中存在极大的缺陷,我们就不应满足于它。

如此说来,劳动价值论没有说明利润的来源。因而,利润率下降的规律也是不能成立的,因为它是从只有劳动才能创造价值这一假定出发的。由它还能得出工人不受剥削的结论吗?对这一问题存在不同的意见。一些人论证说,一旦劳动价值论被推翻,对工人受到剥削的指责就失去了根据。不过,其他人则认为还可以提出强有力的论据。假定你一天工作8小时。设想,你用你的工资只能购买总共不超过4小时生产出的东西。那就会出现一种明确的感觉,即你在这一过程中损失了某种东西。无疑,我们可以说,这其中存在一种不相等的劳动交换,别人正在得到你的一些劳动创造的利益。这种情况的真实性并不依靠任何特定的价值理论或利润理论。

117

那从这种意义上讲,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工人被剥削是真实的吗?对于发达经济中的富裕工人来讲,也许不是真实的。在存在第三世界工人的劳动的条件下,绝大多数西方国家的工人都能支配比他们必须工作更多的劳动时间。西方工人一天的工资也许能为你买到一个印度的或中国的劳动者几周的工作。这些人才是真正的被剥削者(虽然谁是剥削者是一个更难以把握的问题),而且他们常常工作在与马克思在19世纪中期英国描述的完全一样的条件下。

这里还要指出广义的马克思主义者研究经济的方法的一个长处。它使我们看透发达经济中的人们如何通过与别的地方的人们进行贸易而剥削他们。还有什么吗?琼·鲁宾逊(Joan Robinson)

是英国的经济学家同时也是凯恩斯(Keynes)的追随者,她写了一本关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小书,这本书首次出版于20世纪40年代。作为凯恩斯主义者的她在那时是经济学家中的少数派,也是流行的正统观念的反对者。因而,她对马克思的赞扬就有某种对“我的敌人的敌人”的看法的味道。然而,她的分析仍然是敏锐的。虽然她不认为劳动价值论有什么价值,但她论证说,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分析还是高度有效的。她认为马克思的深刻的见解包括这样的意见,即资本主义的存在依赖一个除了他们的劳动力以外无任何东西可以出卖的工人阶级。因此,资本主义不是“自然的秩序”,也不是以工人和资本家之间利益的和谐为基础的。相反,在工作的性质和条件方面,以及在剩余价值如何分配上,存在着不断的斗争。虽然鲁宾逊不同意劳动是一切价值的来源,但她却认为这是说明某种非常重要的东西的一种方式。资本家常常以这样的根据为他们的利润做辩护,即只是由于他们投入了资本生产才得以进行。但鲁宾逊反驳说,需要的确是资本,但不是资本家。拥有资本不是一种生产的状况。这说到底,是马克思主义反对资本主义的深刻见解。最后,尤其给她以深刻印象的是马克思关于劳动市场和产业后备军的论述,以及马克思与古典经济学家形成对照的观点,即市场均衡的思想是一种幻想。商业盛衰的周期性是与我们相伴随的。她似乎想要证明,马克思的长期的、动态的分析要胜过资本主义的虚弱的辩护者。

共产主义

我们在前边已经看到,马克思关于共产主义将在资本主义之后出现的预言,即使根据他本人的理论,也没有被证明是正确的。然而,他所描述的共产主义,却仍可以是一种具有无法抗拒的吸引力的关于社会可以如何组织的典范。如此说来,我们应该签名赞同这一理想吗(尽管担心我们如何可能从这里走到后来的那里)?另一种选择是,我们可以质疑它是否真的是一种合乎逻辑的理想。这里有四个

难题。

第一个难题是最为人所知的。人们常说，马克思描述的共产主义即使实现了也必然会垮台，因为我们生来就是自私的。我们根本不可能像马克思要求我们做的那样去执行。这种反对意见以各种不同的力度提出。一种极端的思想认为，说到底我们都是自私的，而且实际上只关心我们自己。根据这种观点，资本主义的奇迹就在于，它能利用这种自我关心去实现普遍的利益，因为实现一个人自身利益的最好方式就是提供符合其他人利益的商品。“私人的邪恶”产生出“公共的美德”。相比之下，共产主义使所有这些刺激都成为错误的了。

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对上述说法的回答是，我们完全看不出它是对的。尽管它很可能是对资本主义制度下人们如何行为的公正的描述，但我们应当注意到，资本主义鼓励和强化了这类行为。而在共产主义社会，一切事物都将是不同的。

现在必须承认，至少这一回答的前一半是有道理的，而且我们不知道在马克思描述的共产主义社会我们将如何行为。然而，共产主义制度却具有很大的风险。我们无需像那种主张，即认为我们所有的人都是一意贪婪的利己主义者那样，坚定地假定任何东西，就能看到这一点。确切地讲，偏爱我们自己利益的倾向一旦与其他人的利益发生冲突，就足以播下灾难的种子。正如托洛斯基在流放中评论斯大林的计划经济时特别指出的，即使一个仁爱的、明智的或好心的计划者“也将很少忘掉他自己”。问题的关键不是说计划者必然会腐败或无能，而只是说他们不可能不从他们个人会如何受到他们自己决定的影响这一着眼点来看事情。任何具有很大计划成分的经济都可能是脆弱的。

对于任何非资本主义经济而言的第二个难题是协作。这种问题既会使计划经济苦恼，也会使“自由形式”的打猎和批判的经济苦恼。后者的问题是显而易见的。如果我们所有的人都只是由于我们“有一种愿望”而去工作，那我们怎能确信那些必不可少的任务能被完成呢？回答是我们不可能。协作不是一种可行的建议，而且可

能就从未有过这样的打算。

不过,听到计划经济也会无法使事情得到适当的协调可能更令人感到意外。毕竟,这不是它与资本主义无政府状态形成对照的全部存在的目的吗?然而,恰恰因为它具有这一目的,它当然不能因此而实现这一目的。弗雷德里克·哈耶克(Frederick von Hayek)的著作尤其表明了这一点。

现在众所周知的论点是,市场是一种奇异的信息交换。交换价格是短缺和过剩的信号。此外,资本主义市场给人们一种对这些信号做出反应的刺激以寻求利润最大化(又是“私人的邪恶”,“公共的美德”)。如果你去除了市场和利润动机,那就把信号和刺激都去除了。无论计划者的技能有多高,都不可能获得关于消费者的需求和变化着的市场条件(即使很小的市场都会自动出现)的众多高质量的信息。不过,即使我们确实拥有了这样的信息,有效的反应还要依赖于我们未必能看到的良好意愿和能力的水平。尽管计划经济看起来是吸引人的,但它恰恰不能做到设计它的那些要求。

第三个难题是任何人在19世纪几乎都不会遇到,但自那时起却日益凸显的问题。自然界的资源不是用之不尽的。我们认为这一思想是理所当然的,但它似乎并没有打动马克思。作为这一思想的结果,即使假定人的智能在不断增强,但对于我们能够达到的生产水平仍有可能存在一些限制。可能自然界恰恰就不存在足够多的原料以实现对所有人而言的,能长久维持的物质丰富。现在,很多问题最终都取决于丰富的含义是什么。但自然环境对所能达到的目的产生难以克服的限制,如果足够的丰富不能产生,那共产主义的一个关键条件就没有了。

最后,我们必须讨论的问题很可能是全部问题中最深层的问题。马克思大量论证的提出都是以这样一种理论为前提的,这一理论就是,以前的社会是基于阶级来划分的,而对于阶级划分的解释是经济上的解释。由此似乎可以进而认为,如果我们能造成无需为经济问题而争吵的条件,那阶级形成或存在的理由也就不存在了,这样一来,我们就有了创立无阶级社会的背景。因而也就有了这样

的主张,即我们成为集体行动者是基于经济上的原因。但这种说法正确吗?在现实世界中,我们确实看到群体是基于各种不同的原因相互对立的。种族、宗教、民族和性别全都引起分裂和斗争。马克思主义者对此的回答是,所有这些其他的斗争从根本上来讲都有其经济原因。然而,最终这似乎不过是一种教条。作为人类,为什么其他问题对我们就不那么重要?正如同富裕的家庭可能存在大量的争吵一样,经济上富裕的社会也可能发生分裂。群体的形成可能基于任何数目的相关人员,因而分裂也可能是坚持他们自己的权利,即使他们处在经济生活的天堂中。这些分裂可能正像经济上的阶级一样具有深层的和潜在的破坏性。实际上,我们在东欧已经看到,非经济上的分裂——民族上和宗教上的分裂,只有靠高度集权的统治来镇压,这种统治是通过恐怖和高压来控制它们的人民的。一旦这种权力下降,民族分裂和憎恨就会以在西方几乎预想不到暴行显现出来。这一教训看起来就是,人类比马克思的描述所假定的要复杂得多。

人 性

我已经论证过,马克思没有给我们以充分的理由去相信他的两个主要理论:剩余价值理论和历史唯物主义。此外,他也没对后资本主义社会作出切实可行的说明。所有这些难点都有一个共同的根源:马克思对人性的说明。在马克思谈到或回答有关人性及其潜能的许多要点中,有两个最重要的观点与当前的问题相关:一个涉及人的“一般性”,另一个涉及生产的能动性。

首先,马克思似乎假定,在一种特殊的层面上,至少在后资本主义社会的层面上,一般意义上的人是可能的。一旦经济上的分裂消失,留给我们的将是对一切人的同情。以一种超越种族、宗教、民族等等障碍的一切人的团结一致的形式为基础,我们能发展出一个合作的、包括一切人的社会。这是在《共产党宣言》的一些论述中所期望的:

有人还责备共产党人,说他们要取消祖国,取消民族。工人没有祖国。决不能剥夺他们没有的东西。……各国人民之间的民族分隔和对立日益消失。无产阶级的统治将使它们更快地消失。(《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91页)

还应注意到,《宣言》是这样结尾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07页)

但正如我们在上一节的结尾所问的,这种对立真有可能消失吗?它对于生活在与某些其他群体相对立中的那些人的自我概念而言,能是本质性的东西吗?可能存在一种使普遍的合作不可能的不可消除的“部落的”因素吗?来自我们周围世界的证据表明,如果国际共产主义是一种现实的目标,那同马克思的需要相比,我们的思想感情则受到更多的限制。至于我,则愿意继续保持乐观主义态度,并希望马克思在人性的问题上是正确的(即使不合乎国际共产主义的需要)。不过,我们还远没有到达能有信心地宣称人性就是这样这一人类历史的时刻。

现在来看第二个问题。从一开始我们就看到马克思提出了这样一种思想,即人的基本活动是生产性活动,特别是劳动。这一思想最早出现于他的早期著作中,而且还为马克思的经济理论和他的历史理论提供了基础。劳动是所有经济价值的来源,还是历史发展的动力。但劳动具有马克思假定的重要性吗?

如果一个人必须站在那里挑选一种“人的基本活动”,那从广义上推论,“生产性活动”看起来的确是很有可能的候选者。但为什么假定只存在一种人的基本活动呢?马克思早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就指出:

可以根据意识、宗教或随便别的什么来区别人和动物。一

当人开始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的时候,这一步是由他们的肉体组织所决定的,人本身就开始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7页)

不错,这说法非常妙,但它实际上没解决任何问题。为什么我们不能说,所提到的所有方面以及其他方面,如语言,对我们都是基本的呢?

因而,让我们假定我们接受这种多重性的主张。结果又会怎样呢?虽然严格说来,任何事情都会接着发生的说法也许过于强硬,但它会支持某种对马克思描述的共产主义的怀疑态度。因为马克思设想,一旦我们实现了物质上的丰富,我们就能超越我们最重要的分裂——阶级分裂,并能实现共产主义而又不使“陈腐污浊的东西”(《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6页)再次发生。但如果生产只是许多必不可少的人的活动中的一种,情况可能就不是这样了。因为如果我们的分裂是基于宗教、哲学、民族甚至语言方面的原因,我们就会发觉在共产主义我们仍被分裂。而且我们将被分裂的问题是一个基于更深层的问题,其深度不亚于人性的本质。

此外,如果其他方面的东西对于我们来说比我们的生产的本质更为基本,那就很难坚持马克思的历史理论,因为这一理论从本质上讲依靠的是这样一种说法,即我们生产上的需要支配着所有其他的需要。也许,出于宗教的原因,例如,我们会阻止生产力的发展,因为担心这种发展会威胁到我们传统的生活方式。这样,由于一些原因,我们现在明白为什么人从本质上讲是生产的(而且这是他们惟一的本质特征)这一假设对于马克思是如此重要。而且我们还能明白为什么对它的反对意见是如此具有破坏性。

结 论

所以,正如我说的,马克思的最主要的理论没有被证实。但他

不会被抛弃。他的作品是西方思想传统中最具影响力的作品,而且无论对与错,它们都会受到正确的评价和钦佩。更进一步讲,他的确讲出了很多真实的和鼓舞人心的东西。他的著作充满了洞察和启发。我们已经发现很多这样的例证。马克思仍是资本主义的最深刻和最尖锐的批判家,即使它至今还存在。我在本书的一开始说过:我们也许对马克思确定的那些问题的解决方法没有信心,但这没有使那些问题消失。



参考书和供进一步阅读的书目

正如我在“导言”中所提到的，研读马克思著作的最好的入门书，是戴维·麦克莱伦编辑的《卡尔·马克思文选》第二版(*Karl Marx: Selected Writing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在本书的任何地方，只要有可能，引自《卡尔·马克思文选》的引文都以 M. + 页码的形式标出(如 M. 368)。在一些情况下，我引用的马克思的原文没有包括在麦克莱伦编辑的那本书中。例如《资本论》第 1 卷，我用的是企鹅出版社于 1976 年首次出版的简装本，引文标出的形式是 *Capital* + 页码(如 *Capital* 454)。一些没有包括在麦克莱伦编辑的那本书中的马克思的早期著作，我用的是卢西奥·科莱蒂(Lucio Colletti)编辑的《卡尔·马克思：早期著作》(*Karl Marx: Early Writings*, Harmondsworth: Penguin, 1975)，引文标出的形式是 Colletti + 页码(如 Colletti 285)。

在戴维·麦克莱伦编辑的《卡尔·马克思文选》一书中，我要特别推荐的是选自《经济学哲学手稿》、《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

言》、《〈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资本论》和《哥达纲领批判》的材料。同样值得极力推荐的还有恩格斯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它有单行本的小册子，各种版本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对它都有收录，在互联网的网站（www.marxists.org）也可以找到它。我在本书中用的是苏联进步出版社 1954 年首次出版的单行本，引文标出的形式是 SUS+页码（如 SUS 15）。

对马克思生活的生动描述，以使人们对他如何生活有重要的理解，参见弗朗西斯·惠恩（Francis Wheen）的《卡尔·马克思》（*Karl Marx*, London: Fourth Estate, 1999）。更为学术性的描述，参见戴维·麦克莱伦的《卡尔·马克思：他的生活和思想》（*Karl Marx: His Life and Thought*, London: Macmillan, 1973）。

在我研读马克思的早期著作以及它们的哲学背景时，西德尼·胡克（Sidney Hook）的《从黑格尔到马克思》（*From Hegel to Marx*, New York: Humanities Press, 1950）给我以很大影响。其他有助于理解原文的说明，参见戴维·麦克莱伦的《马克思主义以前的马克思》（*Marx Before Marxism*, London: Macmillan, 1970），和约翰·马吉尔（John Maguire）的《马克思的巴黎手稿》（*Marx' Paris Writings*, Dublin: Gill and Macmillan, 1972）。阿伦·伍德（Allen Wood）的《卡尔·马克思》（*Karl Marx*, London: Routledge, 1981）一书包含对马克思早期著作的充分讨论，以及对其他问题的讨论。

关于罗伯特·欧文的材料和评论引自 A. L. 莫顿（A. L. Morton）的《罗伯特·欧文的生平和思想》（*The Life and Ideas of Robert Owen*, London: Lawrence and Wishart, 1962 and 1968）。本书引用的材料曾在由迈克尔·罗森（Michael Rosen）和乔纳森·沃尔夫（Jonathan Wolff）编辑的《政治思想》（*Political Thought*,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一书中被重印（第 23~26 页）。这本文选还包括了不少来自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简要的相关材料。关于对空想社会主义者的论述，参见莱什则克·科拉克乌斯基（Leszek Kolakowski）的《马克思主义的主流》第 1 卷（*Main Currents of Marxism Volume 1*,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8) 第 10 章。这本书包括很多令人感兴趣的与本书讨论问题有关的供进一步阅读的材料。有关爱德华·伯恩斯坦(Eduard Bernstein)的引文出自《进化的社会主义》(*Evolutionary Socialism*, New York: Shocken Books, 1961)一书。

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非常清晰而且非常有助于理解的介绍,是保罗·斯威齐(Paul Sweezy)的《资本主义发展的理论》(*The Theory of Capitalist Development*,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42, 1970)。本书中讨论过的琼·鲁宾逊(Joan Robinson)的著作,是她的《论马克思的经济学》(*An Essay on Marxian Economics*, London: Macmillan, 1942)。本书中提出的对马克思的历史理论的解释,大多依靠的是 G. A. 科恩(G. A. Cohen)的《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一个辩护》第二版(*Karl Marx' Theory of Histor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泰诺·卡沃(Terrell Carver)写了不少关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书,这些书与本书讨论的题目密切相关。尤其参见他的《马克思的社会理论》(*Marx' Social Theor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2)和《后现代的马克思》(*The Post-Modern Marx*,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98)。我要特别推荐后者的第五章,这一章含有对《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上午打猎”那句名言原意的极具吸引力的说明。在马克思异化劳动理论影响下对技能退化的非常有影响的研究,参见哈里·布拉弗曼(Harry Braverman)的《劳动和垄断资本》(*Labor and Monopoly Capitalism*,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74)。

对劳动价值论的反对意见的精致陈述,出现于约翰·罗默(John Roemer)的《阶级和剥削的一般理论》(*A General Theory of Exploitation and Class*,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2)一书,特别是其中的 186 至 188 页。很多对马克思经济学的批判性的概述,参见乔恩·埃尔斯特(Jon Elster)的《弄懂马克思》(*Making Sense of Marx*,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特别是 127 页。埃尔斯特的这本书还含有与本书涉

及的问题相关的有益的批判性讨论。

关于试图将马克思的经济思想付诸实践的论述,参见亚历·诺夫(Alec Nove)的《可行的社会主义经济学》(*The Economics of Feasible Socialism*, London: George Allen and Unwin, 1983)和《修订过的可行的社会主义经济学》(*The Economics of Feasible Socialism Revisited*, London: Harper Collins, 1991)。

卡尔·波普对马克思主义的中伤引自他的《猜测和反驳》第四版(*Conjectures and Refutations*,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1972)。他对马克思主义的更为细致的攻击出现于他的《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第五版(*The Open Society and Its Enemies Volume 2: Hegel and Marx*, London: Routledge, 1966)中的第2卷“黑格尔和马克思”。对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的批判性考察,参见弗兰克·帕肯(Frank Parkin)的《马克思主义和阶级理论:一种资产阶级的批判》(*Marxism and Class Theory: A Bourgeois Critique*, London: Tavistock Publication, 1979)。



(物质的极大)丰富 85~87,94,121

异化 11,13,21,28~40,45,47,62,94,95~97,102,103~105

异化劳动 13,21,31~37,95~97,102,104~105

与他人的异化 36~37

与产品的异化 31~34

生产活动中的异化 32,34

宗教异化 21,29

自我异化 29

与类存在的异化 34~36

作为异化形式的国家 43

无政府主义 92

反资本主义运动 2~3,107

贵族统治 64

亚里士多德 100

技术 2

无神论 19

米哈伊尔·巴枯宁 92
银行业 70
野蛮状态 110
基础,参见经济结构
布鲁诺·鲍威尔 16,18,40~41
柏林墙 1
爱德华·伯恩斯坦 52,128
基督教《圣经》 16
《权利法案》 64
布尔什维克 83,84
哈里·布拉弗曼 128
《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和约》 83
英国 85
布鲁塞尔 6

资本 70,118
资本主义 1~2,7,10,29~40,47,48~51,54,55,56,60,65,69~81,83,85,
104,110~111,113,117~118,119,126
 参见反资本主义运动;市场
泰诺·卡沃 128
审查制度 8,53
基督教 16,41
资本流通 70
商品流通 69
市民社会,参见国家和市民社会
公共资源保护队 32
阶级 48~51,52,85~86,121
 作为集体行动者的阶级 51
 阶级意识 51
 阶级划分 56,87,103,125
 阶级斗争 48~49,52,53,55,59,65,86,118~122
无阶级社会 51
G. A. 科恩 128

- 卢西奥·科莱蒂 127
 商品化 2,38,81,107,109
 商品 3,30,66~81
 共有的本质,参见人的本质
 共产主义 6,47,51,54,55,56,61,81~99,102,105,110~111,118~125
 共产主义下的分配 98
 竞争 33,65,74,80,116
 《谷物法》及其废除 64
 信用 39~40,102,105
 危机 77~81,84,90,91,110,114
 贝奈戴托·克罗齐 1
- 查理·达尔文 9
 民主 108
 德谟克利特 6
 勒奈·笛卡尔 22,25,100
 技能退化 34,104
 辩证法 26
 无产阶级专政 92,93
 歧视 42
 支配 31~32
 双重压迫 83
 伯顿·布雷本 101
- 生态学 2
 经济结构 54~66
 经济学 10,11,66~81,113~118,124
 教育 38~39
 乔治·艾略特 16,17
 乔恩·埃尔斯特 129
 人的解放和政治解放 41~47,102,105
 雇用周期 77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4,6,9,11,52,61,64,68,69,78,87~88,91,92,97,103,

109,128

环境 121

伊壁鸠鲁 6

平衡 77

本质,参见人的本质

玛丽·安·埃文斯,参见乔治·艾略特

交换价值 66~81

剥削 73,75,86,113,116~117

女权主义 105~106

桎梏 55,62,65,73,81,87,91,110~112

封建主义 54,55,56,61~66,81,82,87

路德维希·费尔巴哈 16~21,27,30,34,41,102~104

野战炮 57

第一国际 92

查尔斯·傅立叶 45

法国 65

自由 22

时代精神(精神) 15

性别 122

德国 40,83,85

全球化 81

光荣革命 64

上帝 15,17,18~19,22,102~104

高弗莱兴奋剂 20

行会制度 61~64

歌德 37

弗雷德里克·哈耶克 120

G. W. F. 黑格尔 1,6,14,16~17,101

历史唯物主义

历史唯物主义哲学 21~28,102

作为历史理论的历史唯物主义 10,51~66,81,109~113,122,124
历史 10,11
托马斯·霍布斯 22,27
西德尼·胡克 127
人性 119,122~125
人的本质 29,30~31,35,105
 人的共有的本质 36~37,43~44
大卫·休谟 100

唯心主义 25~27
意识形态 60,63,103,114
刺激 87~88
失业的产业后备军 76~79,118
工业化 20

詹姆士二世 64
股份公司 87~88
犹太教 16,40~41

伊曼努尔·康德 25~27,100
卡尔·考茨基 8
约翰·梅纳尔·凯恩斯 117
莱什则克·科拉克乌斯基 128

劳动 2,13,27,28~37,47,95~98,104,112,123~125
 抽象劳动和具体劳动 68
 发展中世界中的劳动 104
 劳动分工 30,35,62,87,96,104
 必要劳动 72
 社会必要劳动力 67,71,72~81
 剩余劳动 73
 参见异化
劳动价值论 67~81,113~118

语言 39,47,124
斐迪南·拉萨尔 95
法律,参见上层建筑
哥特弗利德·威廉·莱布尼兹 101
休闲 95~98
列宁 83
自由主义 13,40~45,58,102,105~107
约翰·洛克 100
罗莎·卢森堡 109

机器 2
 节省劳动力 76,80

魔圈 61
约翰·马吉尔 127
工厂主 63
市场 2,33,120
市场力量 33
燕妮(冯·威斯特华伦)·马克思,马克思的妻子 5
燕妮·马克思,马克思的女儿 6
卡尔·马克思的著作
 《1844年手稿》 10,31,37,107,127
 《1859年序言》 53~54,63~65,85,127
 《资本论》第1卷 3,7,9,19~20,49,51,53,61,63,66~81,93,127
 《资本论》第2卷 8
 《资本论》第3卷 8,67,96
 《共产党宣言》 4,7,9,11,48,60,65,77,85,87,91,123,127
 《政治经济学批判》,参见《1859年序言》
 《哥达纲领批判》 95~96,127
 《经济学哲学手稿》,参见《1844年手稿》
 《德意志意识形态》 11,60,93,94~95,124,125,127
 《给父亲的信》 5~6
 《巴枯宁〈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一书摘要》 93
 《论犹太人问题》 3~4,41~44

《巴黎手稿》，参见《1844年手稿》
《哲学的贫困》 57
《在〈人民报〉创刊纪念会上的演说》 2
《剩价值理论》 8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 21,23,35,46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 18
《雇用劳动与资本》 57
《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 5
马克思主义的政权 1,82,93
唯物主义 22~25,27
戴维·麦克莱伦 4,127
孟什维克 84
生产方式 52
货币 37~40,47,102,105,107
垄断 89
查理·路易·孟德斯鸠 17
道德 22,60
A. L. 莫顿 128
神秘化 31~32

拿破仑 4
自然资源 2
民族 122,125
需要 28,39,85,95,98,104,112~113
新拉纳克 23,46
《纽约每日论坛报》 7
亚历·诺夫 129

鸦片 19~20
乔治·奥威尔 93
罗伯特·欧文 23~25,45,128

巴黎 6

- 弗兰克·帕肯 129
 不幸的皮尔先生 73
 知觉论 25
 哲学 28,40,60
 计划经济 94,97,119~120
 柏拉图 100
 卡尔·波普 59,129
 政治,参见上层建筑
 预见 53,55,110
 价格 67
 首要性命题 56~60
 囚徒困境 80
 私有财产 60
 权力 57~58
 生产活动,参见劳动
 生产力 54~66,84~85,87,91,97,110~113,125
 生产的能力,参见生产力
 利润 69,70,73~81,87~88,116
 利润率下降 79~81,87,91,110,114,116
 无产阶级,参见阶级
 新教改革运动 43
 普鲁士 5,40

 种族 122
 合理 22
 宗教 10,14~21,29,41,43~44,47,48,60,102~104,122,125
 宗教是“人民的鸦片” 19,48
 起社会控制作用的宗教 103~104
 参见异化
 革命 55,64~65,89~92,94
 1848年革命 7
 中国革命 82
 经济在先模式的革命 90~92

政治在先模式的革命 90~92

无产阶级革命 46,47,81,84,89~92

俄国革命 82~84

大卫·李嘉图 67

权利 13,41~44,105~108

琼·鲁宾逊 117~118,128

约翰·罗默 128

富兰克林 D. 罗斯福 32

迈克尔·罗森 128

科学 2

封闭的火车 83

莎士比亚 37,38

乔治·伯纳德·肖 52

谢南多厄国家公园 32

无声的告诫物 23~24

奴隶制 54,56

亚当·斯密 29~30,62,67

爱得华·斯密斯医生 19~20

英国社会党 84

类存在,参见类本质

类本质 29,35

斯大林 119

国家 58

 国家的异化 43

 国家和市民社会 42

股票市场 33

大卫·施特劳斯 16,18

上层建筑 56~66

剩余劳动,参见劳动

剩余价值 10,73,113,122

保罗·斯威齐 128

技术,参见生产力

商业的繁荣和衰退周期 78~81,87,114,118

工会 58

特利尔 4

托洛茨基 83,84,119

信任 106

哲学和科学中的真理 101

美国 41,45

大学 59

138

使用价值 66,68

空想社会主义

价值,参见交换价值,剩余价值

工资 30,64,72,74~78

弗朗西斯·惠恩 7,127

威廉和玛丽 64

乔纳森·沃尔夫 128

阿伦·伍德 128

工作,参见劳动

青年黑格尔派 14~21,29,40



后记

本书责任编辑丁艳红同志对译文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和建议，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 211 项目为本书提供了一定的经费支持，在此谨致以衷心的感谢。

段忠桥
2005 年 12 月 9 日

本书责任编辑丁艳红同志对译文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和建议，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 211 项目为本书提供了一定的经费支持，在此谨致以衷心的感谢。

段忠桥

2005 年 12 月 9 日

段忠桥
丁艳红
王
王
王
王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书名 = 当今为什么还要研读马克思

作者 = (英) 乔纳森 · 沃尔夫 (J o n a t h a n W o l f f) 著

页数 = 1 0 7

SS号 = 1 1 6 7 5 2 6 4

出版日期 =

地址 = <http://bookbj.5read.com/300-02/diskdz/sdz40/07/>

JPG地址 = http://image1.5read.com/image/ss2jpg.dl?did=b18&pid=6266636360636562979CA69EA697AD62A697AD676362636A626660646662677567756B77796A637867636B766A797879637879746963796C76636466657462ADA79A62623535353133313233&jid= /

封面
书名
版权
前言
目录
正文